月沙集

十一

劄 中下
雜著
簡帖

十二

A 16
2345
10

劄中

辭吏曹判書劄 庚戌秋

臣以諺劣遭際 聖明感激恩私思竭駑鈍屬忝重任屢當大禮不避訾議積用思慮精神內爍筋力外盡百骸皆痛漸頓莫起加以素患左膝濕重之證乘涼復作跛躄日甚痛楚難堪種種諸證俱萃於身藥療鍼治殘命僅續庶幾投閑調養以圖完全而不料新除異恩乃及於伏枕呻痛之中驚惶感隕又乃靡定臣欲强顏一出則病根纏骨鍼穴滿身不待人非身已自債以故佪

和 2345 22-10

徨冒昧連上辭章稽謝累日諸務曠廢揆分責義罪無所容茲者伏覩明日受鉞之教臣待罪藥房今當與醫官叅聞議穴等事輒敢扶曳賤疾奔詣闕下第念天官冢宰職任隆重自古必擇宏才碩量負一時重望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立見敗事臣之庸拙　聖明固已洞燭己試華要皆著瘝曠今若貪榮竊寵冒居銓席則用舍顛倒朝政日非負國陷身非細故也況今士論携貳名路多歧三分四裂衆目睽睽雖欲恢張公道絶去黨習而孤蹤易撼浮議難鎮臣踈逓最甚愚拙無依奉職之外絶意時事屏居深巷全廢交將物情朝論有同聾瞽

人才器品莫辨涇渭其安能銓量得宜廓開賢路以不負　聖上特簡之恩乎深恐心與迹違謗在事前餘生狼狽自今而始也臣身利害雖不足恤而抑亦何補於國事乎臣雖肅謝　鴻恩來察內局之務而本職則決不敢承當伏乞　聖慈諒臣危懇亟命先遞本職以授賢能不勝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予知卿盡誠於國事勤勞多矣況高才雅望允協倚毗冢宰之授非卿而誰仍念我國雖小應不借才卿宜至公秉衡痛革朋黨惟賢惟才是薦是拔使朝廷得尊時艱共濟庸副予望

辭吏曹判書劄辛亥夏

伏以臣之所忝本職即古之冢宰雖朝政大謬偶及於臣而乃其責任則實係國家安危從古及今未有庸拙如臣而冒居是職者也況今朝論潰裂萬目睽睽苟非公方直諒為世所推重者則雖欲調劑保合廓恢清論而痼習難祛浮議莫鎮求所以和平者益致其乖隔羣咻四起衆怒咸萃心與事違政日以非身不自保狼狽而退者滔滔皆是臣於此時不合此任非獨臣自知之實舉國之人所共知而危之者也始焉叨冒無朝夕計連章控懇誠未格天 聖批優容乃以恢公道祛黨習為教是實臣素所蓄積莊誦感激日夜服膺惟其才望素短力量不逮雖欲勉焉實難強為天賦贛愚思絕意交遊器品色目全未諳委物情時論有同聾聵今以孤根弱植欲有恢張則矛盾掣肘立見僨敗若欲袖手隨行苟竊名位則上負 聖戒下愧初心臣知如此故拜命未久求退日切惟以忝備內局 聖候久愆遲迴悶默不敢自由而前後乞告亦已煩瀆仍冒至今實非所料從他笑罵已經一年自古寧有獨立與望之外堅坐衆嘲之中而猶且偃然銓席進退人物能保其弗咈於羣情乎況臣瘡廢殘生百病所集連年劇務積瘁添傷羸

削日甚真元日枯精神內爍遇事迷忘左膝寒澁之證
逐年增重近因霪濕浮腫痛楚全未屈伸起動須人撰
以筋力亦不堪一日供職臣之情勢實爲悶慮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曲察危悰特命先遞臣本職以安愚分
不勝瞻望祈懇之至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見至懇
此時銓長不可輕遞雖有疾病調理察職但目今朝著
不靖震憂萬端予於病裏中夜不寐卿宜秉至公而正
銓衡進君子而退小人使諸賢布列羣策畢舉同寅協
恭弘濟艱難勿令浮薄之徒生事於朝端如頃日王堂
之紛挐可也深有望於卿焉

辭吏曹判書再劄

伏以臣本空疎孱病一腐儒耳遭際
聖明致位至此
華銜峻秩榮耀一時涯分已過疾病爲災冒陳危懇冀
釋重負　天鑑回遠不照微誠　聖旨丁寧慰諭諄切
責之以秉公正衡勉之以同寅弘濟非臣謬劣所可承
當莊誦百過感涕自零神魂飛越久而靡定仍竊伏念
銓官之任自古爲重而在今尤莫難焉朝綱不肅私意
日盛庶官除拜雖似微細而請托雲擾臧否難辨徘徊
顧瞻莫能取舍積習已痼無復下手處至於館閣淸選
則主張多在郎僚而數十年來朝著失和三分五裂名

路多歧情意莫孚物色相猜除目一下指點四起主偏見者務循時論不辨賢愚避形迹者唯事並用亦不辨賢愚馴致用舍顛倒邪正雜進士論之判渙至於今日極矣雖以宏才碩量長德夙望上結主知下負民瞻者當之到此地頭猶難整頓得宏況以臣之齟齬孤蹤踽踽踽其間欲以振起頹風廓清賢路不亦迂乎臣實戇拙百無所能而與物無競是臣素性常以為今世之士苟非超然獨立及關茸殘劣則皆入於指目之中人之賢否不係於所處之地打破界限同濟國事是實秉公之論區區之心惟在於此務欲鎮定和平無失才賢而傍觀者誚以依違當路者嫌其不滿羣憾蜚起衆怒如火身不自保尚何國事之可為哉不過隱默苟度僅避鋒鋩而已此豈　聖上之所期望於微臣者而又豈微臣所抱負於平日者乎伏覩　聖批進君子退小人一款尤有以起愚臣之感也　陛下之言及此此實挽回世道之一大機會也夫君子小人不能不相間於朝廷惟在人君明辨而進退之耳自古人君孰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哉惟其燭理不明私意或蔽則以小人為君子以君子為小人終至於戕害忠良崇信姦回敗政債國迷不知誤者何限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莠能亂苗紫

能亂朱諛佞之言近於訕上治法古昔欲矯俗獎者或近於喜事循常守故苟安姑息者反似平識務守正不撓難進易退者或近於驕蹇依阿取容持祿保位者反似乎忠勤同心同德協贊王事者或近於植明利盡交疎自相分裂者反似乎無黨明白坦率者近於迂濶邪回深險者似乎沉厚敦行實德近於木訥巧言令色似乎才智此皆君子小人之所以難辨而古人之所以莫悟者也明辨之要只在於君心伏願　聖上盡格致之功以窮其理絶偏係之私以公其心本源澄澈鑑空衡平使輕重妍媸瞭然於方寸之間審之於辭氣之際則諸臣之邪正曲直自難逃其實狀矣夫既灼知之勿疑毋使善善惡惡貽郭公之譏也且　聖批所謂王堂紛挐者臣實未知其爲何事而章劄瀆擾只出於爲先賢辨誣舉館待罪亦因於　聖教之嚴峻舒究其由則皆當推恕　殿下既置之經幄待以論思而言或忤旨輒斥以浮薄乃至追咎於事過之後深恐有累於待儒臣之誠而其於聖人不藏怒之義何如也君臣父子恩義一體罪過之中當察其本心儒臣所陳亦莫非

愛君衛道之忱舉國同辭夫豈有黨同伐異之情乎伏
願　殿下並加平心深省公是公非付之朝廷勿使
聖衷有所繫着焉臣才望不稱病勢難堪之狀備陳於
前後冒居一日負一日　聖戒辜恩誤事實非細故伏
願　聖上遞臣職名改授賢德以明進退之道不勝幸
甚取　進止　答曰再省來章目今朝廷鋤奸卿既洞
悉無縕宻遵前旨恢張公道廓開積弊勿爲固辭盡心
職事

加資辭免劄

伏覩本月十一日　恩旨以臣曾於　王世子冠禮時
爲贊冠之任特加一資臣聞命兢惶汗淚俱下臣竊念
人君爵賞所以礪世磨鈍之具也必須賞當其勞爵稱
其器然後上無濫施之典下免倖受之譏臣至愚極陋
無一善狀益竊虛名厚誣清朝年未強仕已躋八座之
聯寘升之災負乘之憂臣實自惕愆越尋常遭際　聖
明忝膺宗伯重任曩經大禮才識不逮罄補節文動生
疵病幾不至於僨事者幸矣三加縉禮曠古盛事臣適
以職在例差冒膺贊任獲近金玉之光是實此生難再
之榮指爪猶香塊夢亦驚不料今者乃以片時執役之
勞至有陞秩之　命臣猶自媿物議謂何況一品崇班

乃所以命有德待耆舊之物臣是何人敢爾僥冒非但
朝家勸懲乖宜抑恐盈滿之極死亡無日也伏乞 聖
慈諒臣危懇特還成命俾臣得安愚分臣不勝瞻望祈
懇之至取 進止

辭大提學劄 壬子冬

臣屬有賤疾瘝廢職事連上告章乞解本職及兼帶諸
銜不意加由之命乃出常規之外臣惶懼感激不知所
措今敢共曳纏喘肅謝 恩旨第以文衡重任若蛟負
山不得不更煩 天聽臣之辭此任非始今日蓋自
先朝初忝以至今日復玷竟凡十餘上矣不堪之狀前
後縣盡陳白 聖明想已洞察始焉叨冒本無久計而
因仍榮寵奄至四年負乘之譏臣實自知連仕劇地久
拋書卷舊學日蕪新功全蔑每當朝家辭命應製於衆
務叢冗之中渴井徒勞短綆難汲思涸筆退窘拙千狀
秖以自苦添此薄相耳兼且年至半百暮景駸駸蒲柳
早衰疾病成痼憂故纏繞志氣頹墮燈前眼花亡不看
細字雖欲偷暇尋書撥忙自勉亦不逮矣點檢半生竊
自悲歎如是而猶且苟冒使名器久污賢路久妨士趨
日澆文習日卑豈政體乎伏願 聖慈諒臣危懇亟遞
臣大提學以安愚分取 進止

乞免兼帶劄 乙卯 春

伏以臣本空疎百無所能遭際 聖明濫蒙恩遇華銜重任叨冒最多涯分旣極禍災斯臻 聖渥如天終始曲全樞府優閑久竊厚祿啣感入骨但有涕泣第以蓋帶諸局尚多纏繞上年以來連章陳乞誠未上格尚未盡解瀆擾爲懼強顔隨班有若可以承當者然惶赧悶戄之心何嘗一日而忘于中哉臣少而失學長益孤陋其於經學尤無師友之資到今衰朽已甚自分爲一棄人經筵賓客是何等任而以臣庸魯至今仍冒非但至心自媿物情亦必驚怪濟濟清朝才賢滿廷臣是何人乃敢疊叨久妨以重罪戾乎且如譯院提調當初必以臣稍解華語循例擬差今則老昏全然迷忘無絲毫裡益而院中累百人負皆是嗜利忘義之徒當此人心極惡公道掃如之時欲裁以法則讒謗百出任他橫恣則有所不忍種種難處之事難以悉陳須是風力重望之人可以彈壓決非如臣腐拙孤跼所可堪處伏願 聖慈曲察臣前後陳懇至情先遞臣所帶經筵賓客及譯院備局樞院提調不勝幸甚取 進止

乞免賓客劄 戊午 秋

伏以臣曾將乞免兼帶事意屢瀆 宸嚴誡飭上格竟

歸虛讓賓客華街至今猶在身上悶默仍忝尋常惶隕
適自近日感冒風冷脇後疼血宰痛如刺針炙無效起
動須人今此會講盛禮決難扶曳登筵旣負旨嚮之誚
又有瘝曠之罪臣誠惶恐不知所措伏乞 聖慈遞臣
所帶賓客以安愚分取 進止

乞遞兼帶劄 乙酉秋所

伏以臣每將私懇塵瀆宸嚴極知僭越而臣以乞免兼
帶上年以來連章叫籲誠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聖
量納汚惟思並蓄或循例給由從前陳乞竟歸飾讓之
虛文臣之悶縮不安之心何能盡陳西樞散秩職務優
閑僵仆之前惟當祗奉朝請臣何敢有一毫辭避之心
哉第以 經筵賓客俱是極選須以才學地望取重一
時者方可稱職臣是何人乃敢冒叨臣之前後忝竊歲
月雖久而其萬分不稱一日難堪之狀則未嘗一刻而
忘于心況今衰病已極齒髮日甚倘遇登對 法筵則
其將何物仰裨 高明每一念至魂夢亦驚且如譯院
提調事務紛冗尤非病拙之臣所可堪任伏乞 聖慈
天地父母察臣言出肝膈兼帶 經筵賓客及司譯院
提調等諸局並賜遞免俾臣得安愚分不勝瞻望懇祝
之至取 進止

辭户曹判書劄

伏以臣譴廢之餘守分散秩優游厚祿涵泳　洪恩朝請之外杜門屏迹不意度支之命乃出於夢寐之外臣感　聖明拔擢之恩荷朝家記錄之意惟思竭誠盡瘁圖報消埃而餘悸未定一味羞縮始俟外議終又內省徊徨累日不敢偃然冒出連上三章久稽肅謝　聖恩如天嚴譴不下加由之命乃出規外感激恩私涕淚盈襟第念地部之長責任隆重苟非精通吏事練達時務才望幹局允協輿論者難可一日叨處臣以迂闊緇理昔在　先朝雖承乏屢

忝而觸事露拙無補絲毫況今經費之竭已到十分地頭而年又大侵公私赤立必須調其損益酌其盈虛庶可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以臣疎拙其果能措設有方歛節得宜乎紀綱大壞私意日勝姦蠹百出莫可收拾以臣庸駑其果能守法任怨一祛積弊乎只恐心與事違動輒得謗孤蹤狼狽到此益甚自知不稱而猶且冒據債事之後雖悔曷追辜恩負國非細事也用是憂惶不敢唐突承當臣非飾讓亦非避事伏願　聖慈察臣情悃亟賜遞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答曰卿年紀不衰精力富強曾在　先朝能察度支之任已

試之效茂著一時論議有何所傷空勿辭盡職

辭奏請使劄丙辰秋

伏以啣　命奏請國之大事苟非才合專對孰協公論則不可冒帶也明矣臣以上年見劾之踪復膺簡命臣誠惶懼不知所處跡涉厭憚不敢控辭踧踖度日今已經月伏念此行宜速登程凡係使事須當稟定而臣既不安於心副使亦未處置遲回之際行日已迫慶支重任本非久擾之地尸素一年罪突山積一有司之職務猶且觸事生疣則使价重任何可冒擾種種難處之事辭未能一一瀆陳而憂惶悶迫適疾還劇伏願　聖上俯諒危悰收臣使命以畀詳諳練之才遞臣本職以授才望之人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　御醫下送劄丁巳秋

伏以臣天賦孱生百病所集受命經年呻痛過半去時嚴寒來路酷熱將攝失宜受傷最重在　北京瘧疾之餘又得泄痢反胃之證積久不瘳轉至柴頓三焦痞滿濕熱壅下過遼之際生路已絕幸蒙　天恩一縷之命得返故國在灣調治至於四日而病出積傷藥餌無效登途之後危證日加擔載寸寸而行無望及期得達副使臣柳濶不得已具由馳啓遂令賤疾上瀆　天聽臣

於垂死之中用是惶煎益增心火自定州嘔症始定病勢少減而日期退定之命亦下來矣隨處留調已向差歇　輦轂漸近瞻望日切行到黃洲忽蒙遣內醫齎藥往救之命螻蟻死生致勤　聖念有此不敢當之異數臣驚惶感激無地自容東望跼蹐日夜垂泣而已仍念今行准請專由　聖孝格天廷議回釋臣等只是勾當使事而已往來微勞自是職分而優恩隆典荐加於過江之前緣臣罪期將促邂逅之寵乃至於此糜粉之外靡答無階況此遣醫之命尤非臣子分義所敢偃然承當即爲還送有所不敢仍帶而行亦庶幸安徊徨之際

淹過數日臣於今夕當抵松京恩波浹體珍藥向生舊患賤疾十減八九生入脩門復瞻天日屈指前途只隔數夜內醫尹敬世茲敢冒昧上送惶恐感激之情不得不並此陳達取　進止

丘遊擊致書辭緣令廟堂指揮劄

臣病伏私室昨者府吏來傳樓額一板禮物一櫝書帖二角曰此乃鎮江所送而政院出給云臣就而考閱即丘遊擊前後所寄書也遊擊與臣於壬寅春間關西幕裏暫有一日之雅而厥後了絕音問十五年矣今行往來時迎送極款厚遊擊以文筆自負亦頗延譽於　中

朝故臣於酒席間求贈送行序文及筆跡前書所寄必以此也後書所言托換人參事即臣等到義州馳啓事也聞今户曹已爲派送中外十月内當換送云今當以此爲答矣其所云江口馬市事臣等回到灣上聞譯學之言遊擊以江市事嗔怒萬端云俄又貽書臣等責問江市事久不回咨臣等未知廷議可否如何只以還朝稟議爲答而亦即具由馳啓矣述中聞回咨已去意其完結今者書中至謂本國回咨語意含糊懇懇以速報爲請有書至再責之以久不見回咨似不容不答而此事利害係關大段廷議臣不敢擅答請令廟堂商量指

揮且其禮物雖甚微細臣固不敢私受當有回禮而亦不敢私辦遊擊所送禮物送于該曹令該曹略具若干土物以備回禮不勝幸甚臣竊觀遊擊爲人深厲待之甚難今此回答不可率易而臣大病之餘形骸徒存精魄消耗茫然不能省察不得不冒昧煩稟臣不勝戰灼之至取　進止

辭義州迎慰使劄辛酉春

臣受氣最薄半生癃廢加以連年遠役屢經大病積傷霧露扶曳僅還形骸雖存精力已脫呻痛度日藥餌爲命一縷殘喘奄然垂盡不死不生橫厠朝班凡干公會

多未得往叅尋常惶恐只竢罪譴日昨伏覩　聖旨以
臣爲義州迎慰使臣聞命驚惶罔知所處朝受命夕飲
氷不辭難不憚勞固是人臣分義微臣平日所素自効
者亦止此耳而病根深痼衰憊已甚靜居調攝猶難蘇
復及期驅馳何以支堪只恐顚仆道路僨事辱恩不得
不冒昧陳達伏願　聖慈察臣情勢改授可堪之人

再劄

伏以臣以義州迎慰使今當次第西下矣第臣上年兩
度赴　京時皆以議政假銜伏計　詔使接待自有規
例臧固不可增亦難創自前各處迎慰皆以宰臣只於
碧蹄別遣國相今臣之往　中朝之人或有知臣者不
知臣之前職爲假銜見而致訝則恐有妨礙難便之事
臣久欲陳達而旣嫌猥濫又涉厭憚姑竢廟堂處置行
期遽迫不得不自陳事係新規亦係國體請令廟堂定
奪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以領中樞借銜往行有
何所妨而到今如是辭之予殊未曉然問于大臣處之
耳

辭藝文提學劄　辛酉夏

伏以臣曾將危懇乞解職名者非獨爲痼病在身不堪
供世也而誠未上格未蒙准察辭單還下嚴旨繼降大

禮當前悶嘿而出不意提學之命又出於千萬夢寐所不到地臣撫跡驚愧顧影語心曰大臣之議啓 聖明之特授必以臣曾忝此職之故或可以鞭策駑鈍有所裨助於館閣之萬一也臣之忝此職于今二十三年矣少也猶不如人到今衰憊已極屢經大病神既耗矣精既脫矣形骸徒存奄奄待盡舊學盡忘新得全無看書或昧句讀臨寫至忘字畫坐署吏牘猶不能辨豈有復治筆硯酬應文書之理乎況官無大小既云館職則均是華銜任無輕重既非時望則便是冒據臣以已試之拙才盡忘之淺學垂死之衰年難醫之痼疾不使之形跡非據之物議遭此無前之例攬取他物遽妨賢路貽議招謗只速罪禍臣誠狼狽置身無地伏願 聖慈察臣情事特收成命以安愚分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目今國事危急辭命尤重此政人臣不擇事之日草創潤色獨當恢恢況有前例克愜衆望有何不便有何物議宜體予意勿爲更辭雖有疾病安心調理以行

辭職劄

伏以臣以積譴應廢之蹤有沉痼難醫之病分甘散棄待盡田閭而 聖恩如天曲全微物名厠八座之列涯

分已極館職華銜尚在身上臣於當初累陳危懇　聖批丁寧至有不擇事之教惶恐不敢更瀆繼遣臺評仍有遠役雖未及更申前請而狼狽悶迫之情未嘗一刻忘也不稱匪據之譏何但自笑而已目今朝端文宰濟濟職次相當才望允協者比肩接踵二十年前已試無用之退物豈敢虛帶妨賢至此久乎況臣屢經大病精神耗脫途間積傷柴頓日劇眩如觸柱聾不聞雷遇風昏倒望口癡笑危證種種已成廢人閉曺竊廩猶恐尸素藝苑重地決難冒據伏願　聖慈曲察臣至情本職及藝文提學亟賜遞免以安愚分取　進止　答曰卿

素負華國之才而年紀不至太衰宜勿控辭盡心察任

庭試試官後劄辛酉九月為試官相臣不用爾瞻之題爾瞻大怒自製疏嗾人搆之

伏以臣伏見鄭廣益上疏大縣以循私蔑公請罪臣及金藎國洪霧臣前後冒玷文衡幾至二十餘年主考試闈不知其幾而未嘗有子婿叔姪之一番參榜者到今迹嫌言多之日臣子與婿忽然俱參臣實驚惶罔措已知有造言搆臣之事不但以踰分過福為懼也臣既受言不得不略陳梗槩其日坐定領相言於大提學李爾瞻曰近來科舉甚多言書題須考冊子而出大提學曰台教是矣令吏取綱目而來大提學拈出晉紀二卷書

出晉司馬督馬隆請率三千人自討西虜表顧謂臣曰
提學亦不可不出領相令吏分送小紙及各一冊於諸
試官使之各出臣與柳根各出請表謝表諸試官亦各
書呈爾瞻謂臣曰諸試官之各出前所未有之事云臣
請於大臣曰大提學所出之題甚好例當首書其餘則
擇於諸官所呈備望為當領相曰請表則近年屢出今
番則不可出大提學及提學所出之題皆請表而且不
好須即改思他題臣對曰倉卒未能猝辦自前大提學
所出之題率多用之他人何敢干預領相曰請表則決
不可出進表賀表中速為議改臣欲更請則爾瞻曰俺

題既不欲用不須更請俺不可更出臣與柳根爾瞻相
議臣欲以遠接使進皇華集為題則爾瞻以為不可柳
根欲以賀迎勅後親祭為題則爾瞻以為不可柳
進金將軍傳為題則如何爾瞻以為不可柳根曰昔洪
邁乞解大提學其時出是題云爾瞻曰此題果好臣以
為不可如是往復之間日漸晚矣大臣督促不已爾瞻
告於大臣曰提學所言金將軍事如何臣曰因語及偶
問而已未知果有上進之事乎座中以為忠烈錄今當
上進雖謂之進可也大臣遂以此為題而擬之於首爾
瞻所出請表擬於其次厥後科次之際分為五所而領

左相與大提學率參試官吳靖合考諸所抄上者臣等
畢考之後大臣招柳根及臣使之同參等第臣風眩方
苦恍惚不省辭不敢進大臣強之臣與柳根坐於後行
而眩甚且座遠不得參看但問當取者幾篇爾瞻曰出
置者六篇未及更勘者若干篇領相欲更爲通讀取捨
於其中柳根問曰通共幾許爾瞻曰十一篇矣柳根曰
萬科對擧此亦小矣何忍又黜大臣笑而許之只勘定
壯元時臣隨問隨答而已其餘取舍臣皆未及參定此
實諸臣之所共見知有何一毫容私之事而人言乃至
於此至以大庭至公之盛擧目之以濁亂臣誠痛惋莫

測端倪緣臣意外館職辭未獲免橫劘文席每被齮齕
臣之前劄所謂必速罪禍者已驗矣伏乞　聖慈察臣
情事先遞館職仍下司敗以覈人言不勝屛營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此時人之爲言不可盡恤勿爲
多辨各盡職任況大禮當前尤不可引入安心速入清
齋

再劄

伏以臣曾差終獻官預差而儒疏臺劾前後繼起控辭
未准仍有入齋之　命臣既不敢進預祭班又不敢退
在齋所終夜席藁於廟門之外未覩肅穆之光只聞鐘

皷之聲瞻望彷徨莫衆侍衛之列臣誠死罪死罪臣雖庸愚疎妄可斥者非一而未嘗以暗邪行私為臣罪目臣非敢自謂至公至正賦性疎拙自不敢生意故耳臣之忝為試官前後不記其數出題而試士者蓋亦多矣其時亦有子焉有舅焉有姪焉有姻親焉有切戚焉未嘗一聞如此之謗豈料積困羣猜萬事灰心之日乃受此闇昧之名乎昔年臣忝文衡時與筠賊同入試闈筠賊拈出臣之三寸叔試卷問於臣曰此作甚好臣曰此乃老儒不讀之文再三問皆不許筠賊退謂人曰孰謂某知文不知厥叔之文也云國人無不傳誦丁

七年謁聖時提學臣李慶全極贊臣子昭漢之作將為入格臣適叅考諦視而疑之力沮而黜之慶全至今言之昔則如此云今則如此云豈臣衰耗濵死變易素性而然耶臣亦自笑臣之前後忝文衡也題不必出於臣手一任相臣所為設令此題實出於臣用否與高下自有相臣況臣初出之題相臣以為不可使之改出他題適於其時座中有言及金將軍事者臣於倉卒率爾言曰以此事為進表亦可也云而已及其日晚屢擬題而皆不用也大提學乃以此告於大臣而為題此實座中諸人口上相議而請用者主文也擬首者相臣也獨謂

臣所出臣實未曉其意而到今言者皆以是爲臣罪案吁亦巧矣臣之子與婿之文未知從何所得上而兩大臣與主文率衆試官考較立落臣皆不與焉某人之以某事得衆某人之以某語見黜臣亦邈然不知彼在外之人何以知之殊未可曉也臣屢經患故熟諳時態士習之嘵嘵愈往愈甚今番則定欲不入以避其鋒恩黜之下適及於備局會坐之時不敢言病罷勉而入已知因某事必有開端唯思含默屏坐庶免大段搆捏及至皮封拆下之後臣實憮然若無所容而亦未知之何矣臣與大提學少年相識情分不淺而只緣名迹相逼轉

展阻隔又因臣子明漢冒參玉堂於衆論齊發之時觸觸生梗得罪時論臣之有禍厄不獨臣知之也二十年前已試之館職於朝家有同芻狗在徵臣無異腐鼠此又爲祟每被侵困萬里歸來之後擬拿鞫者再矣臣亦人耳何以堪之臣瘡病纏身朝夕待死榮華非塋軒冕無心小兒輩偶然科第何預於臣而又將加以罔測之名臣誠不知死所臣粗知名節庶幾不負所學立朝三十年惟願事君勿欺而白首今日受此用私之謗臣從此溘然目不瞑於地下伏願 聖明削臣子婿鐫臣官爵仍下司敗以覈臣罪以快時論不勝幸甚取 進止

三劄

伏以臣行能淺薄疾病沉痼累疏乞退誠未上格　聖恩隆重國事艱危辛甘燥濕臣不敢擇顛仆之前只願竭盡心力以答　洪造而惟其疎節骨體不能逐人眉眼無心行險又不能嘿守城府一觸駭機遽陷大僇造物喜劇厄家有榮空穴來風雪上加霜儒疏臺避抵掌而起惡紙醜詆狼籍名上臣自遣此心塊飛越五內易置中夜彷徨忽如無生噫丈夫為行不使人疑若使丙先生聞此早已刎死矣幸賴　天日下燭不加誅斥兩相臣之陳劄辨白頗詳臣之冤狀庶幾昭釋固不待臣之自列矣細思歌由臣實自取惟知趨命不避嫌逼冒昧入參橫厠試席此臣罪也主文之題既不見用則開端已起波及必矣相臣雖令改出他題臣安咋舌抵死不言而隨入偶語遂成口實此亦臣罪也臣之疎戇本來如此以此受罪誅戮亦甘謂之有私則臣誠冤痛天可欺乎相臣掌圍宗匠專場如臣則備員隨參等閑觀局得失任他初不經心臣何知主文之題不見用又何知諸人所出題及臣之初出題再出題之皆不為用而因語及相議之題終見諸公之定用也必與相臣相約而後方可做此臣雖無狀相臣銳意革弊新嚴科事其

果與臣暗暗私約如是乎夫罪莫大於用私行莫
醜於闇邪臣苟有此則邦有常憲若云無是則言者欺
罔有罪無罪事無兩是其烏可苟焉而已臣雖疲劣官
則上大夫之列也臣若蒙恥冒辱苟戀榮寵則其於名
位體面何臣遭際　聖明忝竊已多區區自勵者只是
名節到今一敗墜落甚矣餘生就盡前路無據對影自
愧立朝何顏收召驚魄以了殘日歸耕南畝歌詠　聖
德是臣夙願天實借便呈單還下惶懼深瀆冒　天
威更陳危懇伏願　聖慈憐臣被誣之痛察臣難留之
跡鐫臣官職退臣田里以安臣分取　進止

答曰卿誣辨之已盡何必更陳目今國事危急非卿退
閒之日安心供職

辭判義禁劄　癸亥

臣天賦踈迂處事弛緩尋常職務皆不逮人平生履歷
不曾經刑獄詞訟之地　宣廟朝誓叨金吾亦不能稱
職自上年復忝一府之長不幸屢遭迸獄不敢告病而
推鞫則自有大臣本府之官但奉行文書而已至於本
府罪囚則無論罪之輕重奉　旨棒招循例請刑時或
有議啓之　命然後乃與諸僚讞覆裁　禀流來舊規
也雖不敢一毫容私於　天威咫尺之下而性不剛戾

區區之意常欲仰體　聖上欽恤之至意不能遇事風生致有不快之議至目以慈悲局外之人不詳公事始末每以寬緩先自談議此亦宻矣臣當受以為罪至於尹仁發緣坐事因大臣啓辭政府分付於本府使之舉行故本府枚舉稟旨而已而廷臣斥之以擅行此則詳在臣緘辭之中有罪無罪恭俟　嚴譴耳吳煥事則當初請拿請刑者臣也請刑其事干者亦臣也而議啓之命則昨日　榻前因　聖教始得聞之此事臣常憤嫉而刑官與臺諫有異所謂事干皆解吳煥雖知其情狀之可惡而公事場體面必須歸一後當為議律故昨日

下問之時亦陳此意且請嚴刑事干得其悳情者亦此意也而辭不達意致令筵臣面斥臣失無非臣平日歇後使人先疑之致臣之不合此任於此益著矣且臣素有痼病經亂積傷之餘衰憊已極迷忘日甚精神筋力決難供劇剸煩臣無帶判義禁為先遞免以便公私取進止

辭撰修廳都廳堂上及判義禁剳甲子

伏以臣幸不死得遇　聖明誠願策勵駑鈍罄竭愚忠而既無才智可以裨補消埃惟思盡瘁筋力以為報效之圖臣之羸頓痼疾人所共知而顚仆之前未嘗告病

呻吟之聲不絕於口而卯酉之仕未敢或廢既擔且負將仆又躓才竭精耗不能遍察力憊神疲不能無支處處失職觸觸生梗至於史局都廳自是主文例兼王府長官亦非疊設之任兩局劇務俱非衰拙所堪伏乞聖慈察臣至懇先遞臣判義禁府事及撰修廳都廳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左賛成及兼帶劄乙丑

伏以臣天賦孱生受氣虛薄連年重病僅全形骸今之所患眩症聾證始自夏初或作或輟耐苦供劇無暇調治積勞添傷漸至深痼本月初三日欲進查對曉起忽昏仆于地移時乃定自後全未舉頭意謂秋凉自可收效三告乞免伏蒙加由之　命惶恐感激不敢更瀆惟望少痊而日復一日有加無減起立則眩倒無以自定或風或濕醫說不一雜用湯劑徒傷脾胃飲食專廢元氣日爍衰朽之質奄奄垂盡所忝本職既是重地而虛帶職務曠庶多日惶恐迫措身無地伏乞　聖慈俯察臣病本職及知　經筵判義禁撰修號牌廳堂上亟賜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判中樞府事兼禮曹判書劄丙寅

伏以臣病伏私室得覩昨日政目以臣忝帶禮部之故

兵曹　啓請作閼還除判樞禮部非臣恒占之地而金尚容以與臣同品之人緣臣降授臣豈得安於心乎況臣前後忝冒禮部之長已太支離而今之復忝亦將一年矣適當變禮隨事生梗惶隕罔措只俟罪譴加以漸羸癃疾積勞添傷筋力已盡精神都喪奄奄垂盡朝夕顚仆欲冒昧乞退冀蒙全活豈料因此添一狼狽未釋難堪之任還拜已遞之職臣誠惶悶不知所出伏願聖慈曲察危懇臣本職及兼帶禮部並　命遞改不勝幸甚取　進止

兼兵曹判書三度加由後辭職劄　丁卯

臣每將狗馬賤疾上瀆　天聽猥濫極矣臣誠死罪聖恩如天俯憐舊物至命遣醫問病優賜藥物臣承拜感激涕泣盈襟臣即欲冒死一出叩謝　天陛而所患眩症今已數年今歲之秋又復加劇或風或痰醫說不一有時昏倒聾瞶不省以此而何能供兵務之劇乎況臣空踈衰拙不合此任國人所知受命於危急之日未嘗獻一策討一賊徒以啜啜辱吾與禽獸講辨臣之本兵不亦恥乎至於治兵籍軍雖當奉行成箅事目多岐論議不一臣之眩症到此益重今日戎政決非如臣昏瞶衰病之人所可支堪伏乞　聖慈俯察臣之病勢

亟遞臣之所忝本兵以便公私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時本兵之長非卿則不可卿勿固辭調理速出以副予至望

兼兵曹判書又三度加由後辭職劄

伏以臣誠無狀待罪上大夫之列受國厚　恩未能報效目覩時事日漸艱危豈敢循例避事苟圖安便哉陳力就列不可則止乃人臣事君之常其所以陳力就列者只在於精神筋力精神都喪則無以酬應機務筋力已盡則無以奔走供職臣之一生癃疾國人所知數年以來添得眩症少有飢乏暫遇風寒輒復昏瞶氣上耳塞遇事茫然如在霧中如此而其能策應煩劇乎左膝濕腫左臂酸疼專未運用扶曳僅行如此而其能奔走職務乎忍痛供劇今歲又盡苦待　恩遞庶冀全活而加由之命又出於意外臣誠惶悶不知所達況今軍政尚紊騷屑未定　詔使將臨國事益艱本兵之務館儐之任雖以年富才優者當之猶以爲難如臣老退迂拙重之以難醫之痼疾豈可冒昧因仍終至於辜恩僨事而不知止乎言出肝膈實非飾讓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亟賜遞免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即者迸獄又起此時本兵之長豈可晏然在家乎卿須速出以

副予望

兼兵曹判書三度加給由後辭職兼陳時弊劄[illegible]

伏以臣老病不堪陳力之狀國人之所共知　聖明之所洞燭臣不敢每將賤疾瀆[illegible]　清聽臣之所忝無非不稱而至於本兵之長則尤不相似事變之初蒼黃受命還都之後庶事草創消埃未報罪戾山積瀝血陳乞章亦屢上至今仍冒誠所未料況臣所患眩聾之證因暑風復劇少有起動輒致昏倒精神恍惚如在霧中頭重不舉眼閉不開左耳偏聾全不聞語四肢痿痺莫能收拾如是而其能應兵務之劇乎伏乞　聖明憐臣切

迫情勢　亟賜鐫改以便公私臣仍竊伏念今日刷還之事實國家存亡之判言之雖易處之實難當初備局會議之曰大臣令備郎來問當否臣呈告在家書送區區所見蓋臣之愚意則我之赤子既不能保其生而被虜於賊手及其脫死逃還也乃反驅而刷送人情天理千萬所不忍為不但失民心而已苟有人心者誰有此論第謀國之道不可不因時審勢彼賊之責刷固是無理之甚渠倭本來如此默心難回我勢又弱彼既以三期而失為執言之資始則投書於江上終又出送仲男觀其所為必是生釁渝盟之張本其勢不但已也在我

所答之辭徒以義理爭辨則義理之說禽獸知之乎義理之說不得言於禽獸久矣上年江都之事豈是樂為者乎刷還則雖一名決不忍為況一千三百雖欲刷送何從而搜出乎但義州所留五六人其時既已與賊相約許以秋市贖還則未贖還前操縱在彼雖欲不許終可得乎今若將此若干人口名為刷送以為塞口之地因以當初所約之價贖出以來則猶足以解彼之怒於我不失贖還之本意矣或者以見殺為疑而此則不然初既許贖於在此之時而終若殺害於入送之後則曲直有在彼雖無識必不為矣議者之論徒知刷送之為不可而實未知義州約價之人自是應送之人實與刷送不同也至於昨日申景瑗狀　啓胡人則本非我人又安知不出於渠之行計乎此則尤不可仍留我地以致後日難處之患也即聞廟議屢變仲男將發彼方眈眈我又落落則臣恐國家從前包羞忍恥為　宗社為生靈許多經營都壞於此一擲伏願　聖上深思遠圖更以此意下詢備局諸臣熟講以處不勝幸甚臣病伏之中憂悶不已敢此并陳臣誠死罪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嘉卿憂國之忠卿雖有病此時此任決不可輕遞須體予意更勿固辭且劄中所陳當更詢于廟堂

馬

辭興慶園誌文製述官以臣

伏以臣昨見該曹移文　興慶園誌文製述官以臣啓下竊以朝家大述作必以大提學為之或在外有故則提學為之者所以重其事也臣是何人代大匠斲乎聞此抄　啓吏曹爲之云是必大提學不欲自抄其名以臣曾忝館職之故循例擬差也臣菁華衰耗劇務倥傯久與文墨判爲二途以何筆力揄揚盛美乎伏乞　聖慈改命主文以重體面取　進止

辭右議政劄

伏以人君之用人必以器使人器不稱則官方隳矣雖在庶官猶當慎簡至於相職則百責所萃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無不係焉故古之置相至用枚卜無事之時尚且如此況今國事之艱危誠前代所未有苟非學足以贊化量足以鎮物才足以濟難智足以應變者則　上有虛授之失下有冒進之罪臣本庸疎不通世務發身文墨盜竊虛名幸承　宣廟不世之恩遇歷敭華要驟躋卿班而環顧其中空無實用逮茲　盛世荐蒙　異眷思欲竭其駑鈍以為報　宣廟而忠　殿下之地而年力衰殘才識謬劣外唯碌碌隨行內但區區自守職

忝貳公與聞國政務燕本兵總理戎重　聖上之委寄實出常格微臣之負荷可謂隆重而待罪兩年尸素度日無一事建明無一言可採常懷慚悸只俟罪譴不意爰立之　命遽及於夢寐之外聞　命數日驚惶靡定伏枕昏眩但有涕泪目今舊德元勳宜有所屬臣是何人敢叨此任歇後作相時事可知過福招災死期應促臣誠悶慮不知所達伏願　聖慈念朝家用人之道察微臣由中之懇　亟賜遞免以濟國事公私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素合輔弼之任必能使國家治安卿雖有病體予至意速出匡輔以副與望

再劄

伏以臣曾將人品不稱決難承當之意冒陳危懇而語拙誠薄不能上格　聖批敦勉諭令速出寵擢之恩稽謝累日多事之時偃息私室揆之分義實涉惶恐扶曳朽骨肅叩天陛而悶迫之情不得不更瀆夫人臣事君雖無才德苟有精神筋力足以供劇則庶可夙夜祗服無曠天工臣積年痼病今歲又甚眩發則耳塞氣乏則神昏發語而忽忘先後臨事而全昧是非臂膝俱痛步脅息每於登對之時肢體莫收形神都喪一縷之命幾絶於　筵前此實　聖明之所下燭也臣既無經邦

之才德又無供世之筋力徒以曠陋之疾瀆逸 宸嚴不審 聖明何所取於垂死之一微臣哉政府非養病之坊亦豈稽資苟授之任哉臣誠惶愧不知所出伏願 聖慈憐臣衰憊察臣庸拙改卜才賢以濟公私臣不勝懇祝之至取 進止 答曰卿才德素著實合此任筋力雖憊精神未衰宜體至意更勿控辭勉輔寡昧

三公辭職劄在前

臣等俱以無狀待罪鼎軸才猷謬劣知識短淺當此艱虞之日未能進一言獻一策以寬 聖上宵旰之憂唯思竭誠殫忠納吾君於無過之地是實臣等素所蓄積也凡中外章劄之下備局者事屬該司則請下該司而處之事關君德則直為陳 啓而行之向者李命俊疏中所謂內修外攘其目雖多而皆前後已陳之言故不能歷舉條目只以大者請 聖上體念小者令有司奉行之意具由陳達初未嘗不為回 啓亦豈敢有心於取捨哉至於宮禁之說則懲於既往久矣及見命俊之疏不覺瞿然心動遣辭之際未免有過當之語此則臣等不察之致以此罪之臣等固無所辭若謂之欲害無辜之人則實非臣等意慮所及也此不過泛論之語寧有一毫私心欲為因此害人之計哉至於落於凶人

術中之教臣等反覆尋思終未曉　聖意之所指也倘蒙　聖上明以教詔則庶有辨白之地矣臣等事　殿下凡幾年矣而白首垂死之日反受情外之責今日下一　嚴旨明日下一　峻批日復一日愈往愈加日月之明猶有所不燭天地之大猶有所不容臣等之情其亦悲矣以臣等前後罪案為斷則雖萬被誅戮固難容貸何可一日仍據具瞻之地以重不忠不敬之誅乎近以驗封方物拜　表查對冒耻行公今始仰籲尤極隕越之至伏乞　聖明亟命先削臣等之職以為人臣妄言者之戒取　進止

針灸在家辭職陳奬劄　已巳

伏以臣敢將殘疾冒瀆陳乞伏蒙　聖恩遣醫勞問賜以藥畏惶恐感激益無所容所患眩聾諸症出於積傷必須連施針砭庶望少效當此艱憂退伏私室已浹一旬臣誠憂懼夜不能寐伏願　聖慈亟許遂免俾得調治全活臣於病中伏見備局公事倭使許其上京虜書今將再答臣竊計玄方本非關伯所送今來只為自中切迫之患島主欲以上京許否無故動兵似無是理而羣議來犯固不係於上京許否無故動兵似無是理而羣議之必欲許之者蓋以空虛之國南北交侵一朝捲歸之

後則未知生出何等奸謀日後無事誠不敢質言也第已酉約條今若撓改則借廚借堂終必復古不但物力難支亦須具奏　天朝今宻以特召為名只令玄方智廣簡率若干伴從疾馳上來呈書於禮曹其餘則依例接待於釜館明諭此意俾無成例以折其謀似為宻當且今番汗書似異前日詰責之語亦非等閑復書陳辨似不可已書中詐字等語極為悖慢受而不較亦甚憤鬱以好語責之使彼知悔燕陳書外之意仍察彼中之情此非金希參所可辦朴蘭英之輕裝馳往恐無所損士產來去彼既提說從略付送亦似無妨六人三馬似

指會寧投來之人兒時被擄自潘逃來彼既詳知實難藏置並許刷送以塞其請似合機宻仍念羈縻不絕是固帝王待夷之常道而不修備而能保其和者未之有也倭使之恐嚇虜書之詰責皆以易我無備也丁卯江都賊退盟約之後臣忝在本兵即陳養兵之策遂命體府設各道營將仍舊團束申明操鍊守令之無遠慮者營將之無才望者始雖或有崖異今則事已就緒人多知效苟能將得其人鍊習有制撫馭得宻則八萬有用之兵豈易得哉脫有緩急一紙可以徵發縱不能橫行亦足以守禦千里畏人孟子恥之我國雖疲弱豈至於

長為人役乎論者或以為歲飢民困不如專意和好休兵息民此固然矣但夷情難信有備無患民困孰如國亡賊來其待豐年乎我國本無兵此兵之外更無他兵惟當申飭事目着實遵行勿以浮議而沮撓而已且此兵即與訓鍊都監同制而都監兵則給保二人月給十餘斗又有陞賞之路此兵則常時畏糧聽操變生荷戈赴戍而既有公私身役又應家户雜役其何能不為慫苦乎我國貧乏本無養兵之制雖不能倣　天朝安家盬菜月銀之規田稅之外給復五十卜以紓其苦以慰其心不勝幸甚迂拙之見恭俟　聖明裁擇取　進止

請寢大提學張維除羅牧之　命劄

伏以臣等伏聞昨日以張維除授羅州牧使臣等竊不自勝其惜才之心也臣等啓筆未能知人常以張維文章才學為今之第一流意謂朝夕經幄常備　顧問豈料遠補湖外之　命遽出於羣情之所未到也以方任大學士降宰百里此實前所未聞之舉未知張維合有罪過可以行譴而無所顧惜耶臣等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況近年以來事　大交隣之撰盡出於其手備諳機宜明白通暢當此艱虞之日陳辨酬應辭命為重臣等區區憂慮之意不但在於政體之失宜而已伏願

聖上平心舒究還收成命以盡器使之道不勝幸甚取進止

請寢羅萬甲中道付處金堉門外黜送之　命劄伏以臣等前承　下詢夜深之後來示　筵中啓辭謄草燈下眼昏不能察見翌早馳詣備局欲與左相同議回　啓而左相適在內局久未出來政院催促甚急臣等未諳論議之顛末更詳　筵中啓辭有曰迹既未著難以重罰姑令補外使之自新可矣退與他大臣更無可議云云臣等以為裁抑鎮定固是好意只請補外亦為得中左相之意既如此雖未更議可以簡通搆草毋

畢左相出來覽過之後略改數句而入　啓矣及聞寬囚之　命臣等妄意以言語無迹之事遽施重典恐人心驚駭朝著不安非以萬甲為無瘢之人病痛雖多長處亦多臣等所見如此故既承　下問不敢不以曾前所知者陳達臣等妄論之失無所逃罪況左相既已呈告臣等何敢偃然行公乎伏願　聖上俯察臣等耄瞶瞀謬之狀　亟賜遜免不勝幸甚取　進止

劄 下

因 嚴旨辭職待罪劄

伏以無狀小臣待罪鼎軸上以不能匡輔 聖德下以不能弘濟時艱尸素悠悠恭竢罪譴頃於 引對之日猥承議禮之問臣學識空踈言辭拙訥既未得變易初見將順 聖意又未得積誠明陳上格 天心退伏私室祇自憂悶及見 嚴旨益復惶隕衰朽垂死之臣積傷於勞憊纔命雖存無日不痛昨因脫裘汗孔受風偏頭如碎齒牙浮動粥飲亦廢症勢不順伏願 聖慈天

地父母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又劄

伏以臣病伏蒭罪之中伏聞玉堂官員有遞差拿鞫之命臣誠驚駭達朝不寐國家設弘文館以畀論思之任地稱玉堂官是儒臣凡有大議論大典禮必令儒臣博考採用今此　追崇之論實國家莫重莫大之事苟有一毫未盡則雖凡官庶僚猶當各陳所懷冀納吾　君於無過之地況三司一體而玉堂尤稱公論所在則雖或語侵臺閣自是循例之辭豈有脅制之心乎半夜奔遑出直駢首待　命於闕門之外瞻聆驚竦景象愁慘

此實近古所未有之舉也臣誠未格　天言不見信病勢添劇理宜責免固未敢開口論事而名忝大臣受國厚恩目見　君上之過舉舍嘿不言則臣罪尤大伏願　聖明平心察理少霽雷霆之威亟寢儒臣拿推之命不勝幸甚取　進止

與領相聯名劄（時吳公允謙爲領相）

昨者臣等伏聞玉堂官員五人待　命於禁府瞻聆驚駭臣等忝在大臣不敢終嘿相繼陳劄伏承停寢之命意謂聖心翻然開悟相與感慰俄見答政院之　教有曰大官無耻小官縱恣則國不爲國並削職遠竄臣

等驚惶罔措不知　聖意之所在臣等雖未知大官何
人無耻何事大小臣僚罔不震悸臣等待罪不暇固未
敢開口論事而目見　君上之過舉不得不仰首更陳
夫人君用法必以其罪若不論罪之輕重事之是非唯
以一時喜怒遽施重典則人心不服而公論益激矣王
堂儒臣胡大罪也議禮不稱　旨其罪當竄乎其所苦
口力爭冒犯　天威者有益於身乎有利於家乎原其
本情則不過爲　君父爲國家斷斷無他也其所謂疲
軟寒心不過三司相規之例談以此爲罪曾所未料遠
差不可況拿鞫乎況削職遠竄乎臣等雖極無狀備員

政府朝家刑政宜得與聞　殿下既許停寢而旋有此
教一節又深一節是非但不用臣等之言又從以重之
也　殿下待臣等可謂薄矣誠惶誠愧不知所達伏願
聖上平心徐究必霽　嚴威亟收儒臣削竄之　命以
鎮人心以存國體取　進止

因　聖旨陳三款仍待罪辭職劄

伏以臣病縮蒭罪之中伏覩　聖旨李行遠等並宥其
罪追崇事亦勿徑先奏　聞從容講定者臣莊讀再三
不覺感涕之交頤也夫欲顯其親人之至情以　聖上
之誠孝宜無所不用其極而始焉　嚴旨屢降上下否

隔滿庭臣僚惶怖沮喪皆欲無生今乃翻然改圖　特
下溫旨是實發乎情止乎禮義大聖人至公之心也瞻
聆歡抃遠近傳誦將見天心悅豫神理感應不但弭災
爲福而已伏惟　殿下克祛情蔽之私快示轉環之美
悔心初萌誠意藹然真千載一時之盛際也臣伏覩
備忘記一款曰日望臣救讜言無聞中外臣民孰不感
激　聖上之前後求言非不懇至而草野之疏未見採
錄經幄諸臣以言獲譴今雖快釋瞻聽已駭豈特施施
之色拒人千里也臣願自今痛懲前失虛已以聽使言
者無諱直氣常伸也又一款曰甄賢能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則國治矣　殿下即位以來立賢無方旁招俊
又今日朝紳可謂濟濟然而能者易得至於賢者守志
善道難進易退苟不待之以禮孰肯輕出而苟容哉我
國人材雖曰眇然以誠求之豈無其人　殿下崇儒重
道之心非不勤懇而未免有自信英明輕視羣下之病
雖老師宿儒一言不合折之太過臣竊悶焉賢者國之
元氣彼二三者詰雖不可責以陳力而或置之優閑咨
訪治道則士林矜式稗益必多矣臣願　聖明留神焉
又一款曰理寃抑國家不幸逆獄屢起緣坐株纍之輩
豈盡與知其謀而流徙相望徧滿四裔有罪無罪皆是

怨國之人此亦足以感傷和氣每於遇災之日輒有審理之　命而有司按法執例所放者只是輕囚應放之人臣願更令有司明查詳讞或格外稟處俾蒙維新之化焉今此數款皆臣素欲陳白者而適在於應災求言之日故茲敢略爲塵瀆以備　裁擇臣才識駑下學術空疎當此艱危備員台席未嘗薦一人畫一策悠悠尸素只妨賢路頃於登對之日猥承變禮之詢昏瞶拙訥語不達意杜漸之說率爾仰陳逮承　嚴旨席藁俟命所患眩聾之症左脇牽引之痛日漸苦劇全未運動　聖上調攝之餘冒夜動駕大小臣工罔不駿奔而臣獨病伏不得陪扈瞻望隕越措身無所伏乞　聖慈亟遣臣職以正臣罪取　進止

論江都築城劄

伏以臣於病伏中伏聞江都看審諸宰　引對之時兵曹判書金時讓謂臣之意以爲當守此都城江都則不可云臣聞來不勝怪訝所謂京城之說臣常有此意故亦嘗上達於　榻前非以爲此城形制可以守禦大賊誠以都城乃八方之根本賊未及動而根本先搖則人心大潰邊圍皆無固志土崩波拆事有不忍言者唯願　國家必先致力於京城以西之地使賊不至於長驅闌

入如前日之爲則庶得以容力於其間此是守京城之根基故頃日請遣摠戎使李曙於畿黃之間要設一大鎮以爲捍蔽沮遏之助者實臣區區之意而盖以輕棄都城爲悶者也今若不加商量泛以此城模揉爲可以守云則似與臣本旨扣左矣至於江都則今之保障無過於此此賊勢如風雨若非天塹難避其鋒故臣於丁卯扈　駕周覽之時固已仰讚於　　注纊之下本意如此今豈有他今之所講者只築城基地之廣狹而已未及看審之前臣豈有言其不可之理乎必時讓聞之未詳也且臣近因看審諸臣聞其形勢竊有區區過慮茲不敢不達人君駐驛之所雖暫過之處固不可無城況此保障必歸之地乎但今之以江都爲可恃者以水不以城也今於島內若廣築城郭使本土之民及移入之人皆得入保則固大善矣倘力有不贍事或未遑不先致力於沿島防守之事而只於舊城廣其周遭而已則其勢必不得盡入未入之人則必先自危臣恐搖挫堵之民沮歸市之心此亦不可不思處也唯在廟堂熟講稟處耳臣以賤陋之疾仰瀆　　天聽至有遣醫賜藥之命臣誠惶恐感激措身無地病出積傷久未差咸柴僵委卧專廢食飲當此多事之時累日退伏既不能隨扈

於　舉動又不得開坐於備局人臣分義豈敢如是憂
惶戰灼病勢添劇伏乞　聖慈遞臣職名以便公私取
進止

呈辭敦諭後陛拜左議政辭職劄

伏以臣倔起庸調初無善狀只空踈無用之一病人耳
盜竊虛名厚誣　聖明荐蒙　恩渥濫登台席非臣靡
粉所能報答惟思竭其駑鈍以效涓埃之補而才既不
逮時又艱危尸素隨行以至于今戎謀叵測日伺啓釁
天將據島需索無厭天灾物變駭目驚心水旱荒歉民
將靡孑未知何許禍患伏於不覩不聞之中而天命之
詔戒若是其惡人心之渙散若是其極臣雖無所猷為
而亦嘗與聞末議憂心如焚中夜不寐論以漢法自有
策免之罰況同時僚相皆已被遞而臣獨仍蹲久妨賢
路貪戀名位任宅詆罵臣亦有心豈能自安矧臣積年
痼疾近又添劇前後辭單已盡陳達此實國人之所共
知同席之所常憐而誠未格上久未蒙　許垂死悶慮
之中伏覩　聖批辭旨嚴切捧讀再三心魂殞越直欲
鑽地以入人臣分義所當奔走承　命之不暇蹤跡狼
狽有不可顧而臣之所患非一朝一夕之發百藥不效
鍼亦無功不得已累日灼灸瘡穴滿身不能開戶真元

漸爍起動須人今雖欲扶曳以出其勢末由辜　恩曠職罪戾日積惶恐震惕不知所達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察臣情事憐臣病勢亟　許遞免以便公私取進止

兩司批答有　嚴教待罪劄

伏以臣有積痾難醫之疾進退難便之勢冒上辭單至於踰月而誠未上格未蒙　恩遞適有島夷變又值　聖誕職名猶在餘喘未絕臣子分義不敢一向退伏强疾趨班黽勉行公瘡穴受風舊疾添劇眩氣重發昏仆不省今日賀禮不得進參僵伏私室一味惶殞臣於病中又有所敢踖於心者不得不畢吐於　天地父母之前

昨者答兩司之批有刱制上下以悅時相之教臣卽其時相臣之一也獨此仍冒又承　嚴旨反覆思惟終不能自安適因齋戒未卽自列臣之病勢旣如是苦重情事又如是狼狽伏願　聖慈亟賜遞免以正臣罪以安微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劄　前劄子下批答有所謂時相於四月引對時聞待罪或起或伏者自可當之卿不俟首相進退擇以出往宜安心勿辭之教故進此劄

伏以疾痛疴癢必呼父母人之常情有疾不告有懷不達非事親之道也臣之痼疾人所共覩情事難便臣所自知當此艱危退伏私室前後控懇不避煩複者誠以

必呼之情終不能自已而瀆擾之罪有不暇計也臣於
朝報伏覩時相之　教追愆累日惴惴靡定冒陳情實
冀得自列緣臣之劄　聖批益嚴臣之不安當復如何
驚惶震越益無所措四月登　對之時諸相仰承　睿
問各陳所見言雖詳略或異意則大槩一般臣之陳白
最似支蔓若論失對之罪則亞實有之豈敢推與它人
自謂無失獨此仍據而曼然於心乎況臣所患出於積
痾奄奄有垂盡之狀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憐臣病勢
察臣情事亟許遞免以安微分取　進止

遣承旨敦諭後待罪劄　敦諭有頃口斷獄實遵規例卿無可避之嫌目今國事比前艱危予有用閔之懷卿義當休戚是同須體至意速出行公之教

伏以臣稟氣虛薄夙嬰痾疾頻年遠役竭盡勞悴屢經
患故備嘗艱苦及今衰朽之後適當多事之時連供劇
務百疾交侵前牽後扶僅僅隨行有同行屍駭人瞻視
而不敢每每陳乞黽勉忍痛以至于今而素患左膝濕
冷堛結之症又自再昨流注於臂脚之間痛楚如剌全
未起動連　遣承旨敦諭至再今又　召命臨門而痛
勢極苦欲起還仆臣非木石亦知分義若有一毫可堪
起動之勢則豈敢偃然退伏終不趨　命乎臣誠死罪
臣誠死罪且臣伏覩　聖旨諭及斷獄之事事干杖斃

雖未成獄人子復讐之至情無所不用其極若以此反坐則實非慫商情法之意臣於其時亦嘗略及此意於斷案矣謹聞　嚴教之下臣果有惶慼不安之心今承實遵覜例之　教臣何敢以此爲嫌一向引入乎病與事會誠未上格　聖上必未知臣之病勢至於此極也前後　嚴命未得趨承惶隕震慄不知死所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且正臣罪以爲逋慢者之戒取　進止

劉後又上十三度呈辭答曰大臣進退係國安危不可苟也目今災變人心俱極可虞而卿抱才高卧不思弘濟國家顛隮則其敢曰在家不知又何以謝祖宗於他日也二之待卿雖曰失道卿之自處亦或未盡也義當休戚與同須出仕勉補寡昧以此不得已曰仕勉仕

因逆獄再度　命招病未進待罪劄

伏以臣於病伏蒭罪之中　召命臨門使之縈鞫而臣脚膝蹇澁牽引腫痛不能拜跪全未運步冒呈辭單許令調理新除　恩命尚未出謝討逆　嚴旨又未趨承臣之罪戾至此而無復人臣分義矣臣誠惶殞死罪死罪仍伏念臣之尸素備員于今五載當此艱危之日無一事建明無一事裨補年近七十衰朽轉甚精神筋力月異而歲不同自歎虛擲一生未效夙志終爲無用之一病物此臣之所以耿耿一念唯在乞退者也況臣以議禮之謬同時僚相皆已遞免斷獄之誤前後推官俱

被譴責而臣獨據台席晏然若無罪者然臣雖駑劣職
是具瞻之地豈可乍出乍入有若庶官之呈告哉臣之
情勢既如彼病勢又如此不得不冒死陳乞瀆擾　宸
嚴臣罪尤大伏願　聖慈曲加憐察遂斥臣職名以正
臣罪取　進止

追崇事三司停啓後辭職陳戒劄　原劄留中

伏以人君遇非常之變禮必廣攷經史博採羣言然酌
得宜然後可無後世之議仰惟　聖上英明出天洞貫
今古前代之可鑑可戒者靡不瞭然而獨此　追崇一
事終不允廷臣之請前後　批旨極嚴且峻實非人臣
所敢忍聞羣情日以沮喪　國體漸至虧損上下相持
情意否隔身忝大臣之後既不能積誠感悟終未免激
成閒擾念　聖上罔極之至情思國事艱危之日甚晝
夜憂悶泯默而止不主之罪臣實難逭況臣　反正之
初忝長禮官私　廟典禮臣實稟講遵行已久而昏謬
之見不敢終守者誠以勿為入　廟之　教既已明降
則斯過半矣至於別建　廟宇祭以諸侯遵先儒之定
論倣漢光之故事善為節目情文兩盡則變而得中是
亦一道仍竊伏念人君居至尊之位挾雷霆之威志趣
所在誰敢不從然而使人從之非難使人誠服為難

殿下今日之舉既出於誠孝之至情曰是曰非俱是公心　殿下何不平心恕察而少有違忤輒　示罪譴有若威定者然哉經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唯願　聖上快示渙釋之意以成和平之福臣感激恩遇不敢以言不見用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竊效愛　君以德之義伏惟　聖明財察焉臣素患左脚濕腫經冬益甚若不及今治療永為蹇廢之人欲乞鍼灸之由而經年瀆擾不敢又為呈告冒陳危迫之情伏乞　聖慈許遞職名以便調治公私幸甚取　進止

與右相聯名劄時金公尚容爲右相

伏以臣等伏覩昨日權濤鞫問朴東善剪奪之　教臣等聚首驚惶不知所以大禮已定凡干節目該曹與都監講定稟處固非一二人所可輕議朝廷亦豈以一二人之言遽爲加減乎權濤徒見故事乃欲裁損諡字誠爲輕率矣然其本情則不過職在言責有懷必達而已豈有一毫侮辱之心哉國家待臺諫自有體面常使增益其氣導之盡言而無所忌諱言雖不中不用可也今者　聖上遽以無君不道爲罪目人臣負此罪將何以容息於覆載之間乎至於拿推鞫問之　教尤是近古

所未有之事凡罪之鞫問者以有隱情也今濤之言只是妄陳無隱而已有何他情可以鞫問者乎且朴東善以長官同衆之罪至　命削奪不亦太重乎雷霆無竟日之怒伏想　聖心必發悔端矣言路杜塞士氣摧沮瞻聆所及景象愁慘此豈　聖朝之美事乎伏願　聖明平心寬怒亟收　成命臣等待罪鼎司不敢不達取進止

請寢入廟之　命仍敕姜碩期趙廷虎等被罪劄伏以臣於頃日伏覩　備忘記有　章陵大王入廟之命續接郎報又一臺閣諸臣黜竄之　教臣不勝矍然驚悶不敢以病伏垂死未蒙　下詢終無一言也臣曾忝相府同參別廟之議及承勿爲入廟之　命欽仰　聖上發於情止於禮之盛意猥陳一劄敢申前說竊冀　殿下平心恕察劄雖留中徹臣區區之意　聖明想或俯燭今不敢更爲覼縷而典禮既完情文兩至儀物度數一倣　太廟　聖上追顯之孝臣子崇奉之禮豈以廟號之別有所入降於其間而　聖心猶有所歉必欲盡情而後已到今數年之後又有此　教辭旨懇迫舉措嚴惡叫閽之臣駢首受罪一日之內臺席盡空上下否隔中外震悚此豈　大聖人中正和平之舉哉至情

所在雖未免忿懥之發平心思量終必有悔悟之端矣
禮者合天理順人情之謂也毫釐之差聖人尚且慎焉
況此何等大禮而不謀於臣下而獨斷行之乎伏願
聖上念前後講定之制還寢入廟之　命存臺閣待遇
之禮亟收黜竄之　教不勝幸甚取　進止

請寢金光炫李尚質李時楷遠竄劄

伏以臣積年沉痼之疾自經今夏暑濕日益危苦寸步
不能運行片刻不能起立奄奄垂盡莫保朝夕近日前
後大禮皆不得隨衆臣當席豪待罪之不殺誠不敢與
論於朝廷之末議而今此　玉堂三臣北邊竄配之　命
實近日舉措中之極未安者　嚴命已下今將駢首就
道云既發之後則言亦無及臣雖病不省事而一息未
絕知其未安而終不陳達則是負　聖明也區區忠愛
之誠終不敢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也三臣者之罪
之有無事之是非姑置不論經幄論思之臣吉其所懷
非徒未蒙　寬假乃至於直配北塞百年荊棘非人所
居之地此豈　祖宗朝禮遇學士之意哉其虧損國體
疵累　聖德爲如何也臣誠驚悶不覺伏枕涕泣倘蒙
聖上少霽雷霆之威還收三臣竄配之　命則臣入地
之日瞑目知感取　進止

進大學衍義輯略兼以四條陳誡劄

伏以大學一部經文只是二百五箇字而古聖人傳受心法治天下大經大典三綱八條燦然備具程伊川掇取禮經一篇朱晦庵著爲章句或問西山真氏乃推繹其旨作爲衍義四十三篇廣引四書五經之文纂集諸史百家之說歷代治亂興亡人事是非善惡彙分類輯包括無遺其所謂人君爲治之律令格例者誠至論也臣四代祖延城府院君賜謚文康公臣李石亨遭遇英廟右文之治連魁三榜文望冠世曾與集賢諸學士同撰治平要覽至 成廟朝特蒙知遇 命與數三儒老輪坐擧宮講讀經史居常尊信大學衍義沉潛研究未嘗釋卷只慮卷秩浩穰論說義積萬機之暇披閱未易白於 遴中刪其繁複又以爲鑑戒之切近莫如東史乃取麗朝五百年事蹟編入於各條之下名之曰大學衍義輯略隨箋以進 成廟大加稱奬卽命刊印廣布壬辰兵火漂失無存只餘一件多有訛誤今幸又得一件於嶺南士人家校讎補綴敢爲上進書凡六卷仰惟 聖上方於夕 遑進講大學衍義倘以此書無 賜披覽則其於治道不無少裨伏願 聖上體先朝專心經籍之盛意念先臣畢思添輯之至誠 勿

以陳言而忽之常以近事爲戒焉仍竊伏念人臣獻書於　君父而不進一言殊非遇事必陳之義敢以書中崇敬畏戒逸慾嚴內治察民情四條爲陳戒之獻而更願加功於誠意正心上惟　聖上留神澄省焉臣年過七十癈病垂死躬逢盛際未效涓埃目今天災屢警虜情叵測繞經　詔使民力已竭區區憂閔夜不能寐而精神昏憒辭不達意寂寥數語有若塞白者然臣無任戰灼兢惶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卿上劄嘉卿愛君之忠老而彌篤且所進大學衍義輯略孤嘗聞其名而未觀其書今幸得見此實是修齊之要道戒謹之明鑑也劄中陳列四條亦皆當今藥石之言予雖不敏當留心力行以副卿之至意焉仍命賜阿多介一部

雜著

送瘧文

歲丙申十二月辛卯晦之夕主人翁病起悄坐有家僮十餘人噭呼隣氓羣聚于庭侏儒雜拏錚鼓喧鬻押隊整步進余而謂曰今茲歲除是謂儺禮送舊迎新祓除災癘余聞而思之鄉人之儺夫子觀焉其來若是古矣繼而思之吾之病瘧亦舊矣儻可因是而送之乃玄旗揷車縞帷張船畢載糗糧羅薦薰纏束裎傴僂虛心將事奉請瘧鬼陳詞長跪曰子之辱與鄙人居行且三年

矣子之初來夫孰館之子之久留夫孰挽之黯默而來
暮焉而逝其來若期其去若蜺始焉隔日若少疑憚終
乃連宵似復親欵噓寒煽熱變態殊候盛夏重裘猶復
擁鑪霜朝飲氷猶復呼暍背不勞而汗股不動而慄誑
欺罵詈不以爲恥嘔吐臭穢不以爲辱潛逃暗匿所以
避子之來襲也而子必踵至若有偵諜猛劑毒藥所以
盪子之邪疹也而子不畏沮益肆狂猘凡所以使吾夜
不得寢食不知味面垢莫盥頭蓬莫理魂迷魄遁若狂
若癡伈伈瞶瞶日就沉漸者皆子之爲也有何讐怨凌
虐若是其苦有何眷戀留連若是其久子若有知能無

愧忸今也良辰敢餞子行子須我說子歙我觴漢海清
波宴惟子所窮廬隘村非子宜處駕電馭風翩焉遐舉
了無淹滯以事猶豫言未訖呵欠沓至神骨竦然粟體
豎毛喘喉汗顛若有神物壓余而言曰子之言良亦苦
矣抑未之思乎夫木朽而蟲生國必自伐而禽集肉敗
而後外寇伐之人必自戕而後客邪戕之以吾視子病
子者非獨吾也冥思獨語癡笑乾哭肖煩長渴面慘無
色則子之心病矣對案思嘔撤哺催眠宿食橫咽飢腸
怒焉則子之脾病矣濁涕臭涎頑結喉膈乍寒喘逆少
勞氣促則子之肺病矣左胺偏枯行步不整子之肢體

已病於濕冷矣筋强肉死拘惡攣跛子之氣脉已病於
風寒矣凡此五病爲子五瘧日增月滋敗形侵骨而子
玩愒少康忘不知戒飢飽動止不謹于外憂愁思慕鑠
之于内遂致火上水下陰陽否塞氣不運血榮乖衛逆
子之真元日以耗矣方且瘴穢之是冒螺蟳之與混幽
居默默與睡爲伴此余所以施施而來闖闖而守者也
非我求子子實候我子在草土朝暮哭泣寒蔬麤糲有
時而絶艱難酸苦與子是同子居深僻掩葦垂蓬衆皆
背馳間無人蹤昏昏病枕惟我來從利途名韁覆車敗
轍戀存鷄肋禍慘蜩燭我挽子行保子全生凡我之病

子蓋亦王汝干成也今反遥辭造謗驅我令去卒不見
德而肆其誣詆忘我厚恩棄我宿好不仁孰甚焉今也
自治欲病之自效不知孰甚焉今也不用藥餌不煩禳
祓送我有術子欲聞其說乎主人再拜曰朽人懵謬危
不自効願卒矜憐明以詔之鬼乃若去復來軒眉抵掌
曰嘻戲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神猶君也氣猶民也
民散則覆國氣耗則喪身敵在於外求以富强煩賦重
歛剥民之生則民心怨叛國内先潰病在於外求以速
快投之猛藥震撓擊搏則元氣蔑然自致顛滅今汝栝
汝之神坦汝之慮節汝之飲食調汝之起處使二氣諧

和百脉宣暢元精內固氣血興旺則我當奔走自退何待汝之船車餞享乎主人於是惕然內省慙焉有得攢手而謝曰余問醫國敬記斯語書之座側

代邢軍門誓諭東征將士文

嗟我東征衆士明聽我誥蠢茲倭奴當滅亡之期阻命稱亂自絕于天無故興兵殘我屬藩蔵兇積悖志不在小曩者朝廷治以不治貸罪許貢丐其死命開其歸途恩至渥也而乃忘我大德罔懲其侮長蛇封豕再肆猖獗毒害生靈殆無噍類戕殺官兵不復顧忌 皇帝以存亡興滅王政當先罪盈惡極理難終赦而海外之民亦吾赤子斷自宸衷爰命六師赫然一怒天下顛倒羣臣震慴奔走率職猛士賈勇謀夫竭智鐵馬雲屯神砲雷響以至遼燕川浙河朔湖閩罔不褰旗請纓効技爭先騎步協勢水陸並臻 天子之威一何壯哉肆予以爾有衆欽承威命杖鉞東來驅馳出塞夙夜籌度焦心殫慮恒懼才薄不稱付任凡我將士尚桓桓如熊如虎于東土淬乃戈矛歃乃甲冑申明號令整束行伍一乃心力懋建乃勳嗚呼念爾等其亦苦矣暴露萬里羈旅異鄉深歷險阻載經寒暑嶺海霜雪鐵衣如氷跃涉之艱飢渴之瘁爾等何以堪之每一思之盡然傷心驅而

赴難予誠不忍而天討有罪不順惟鈞底天之罰曷敢有越況恤難仁也殄暴義也死敵勇也徇國忠也立名烈也故志士臨危而著節壯夫冒險以出奇功名富貴政在今日將相侯王人皆可取惟彼送死殘孽特是喘息須臾天威已壓穴蟻何逃長驅馬島痛飲釜山立石鯨海鏤勳麟閣在此一舉夫子勗哉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用命不用命惟憲章存明命在耳予不敢私其尚迪果毅以既厥事以生東民夫子勗哉軍門到京前數日欲誓諭

東征將士令接伴使漢陰李公代稿李公以衙門多事倩公製呈

箕城古鏡說

萬曆庚申十一月初九日平壤正陽門外士人趙洽掘地得一鏡後面凸刻圓文二十字有東王公等語巡察使朴公叔夜得而奇之小叔識其事藏爲寶器都下喧傳說箕城得箕子鏡余雖病卧僻巷來言者甚多亟欲一見而無其便德平奇相國好古博物馳書求見朴觀察以撥騎齎送余仍得以寓目其鏡文環書連首尾未知何字爲首而朴觀察諸人皆讀爲東王公西周會年益壽民宜孫子吾陽陰真自有道云見者以東王公爲箕子而西周會年爲孟津會年距于今二千八百八十餘年云余遂諦觀焉西周之周字乃国字也国是國之

古字而特土蝕缺其中畫也余以會年之會字爲曾字曾乃增字之意真自之真字爲竟字竟乃鏡字也古人喜通用而不拘偏傍蓋以諸人所定觀之則文義不成又未知自何字始讀且其書乃隸字隸是李斯所製隸書始行於漢初其非西周會年之書則明矣東攴云東明王始都成川其孫東川王移都平壤此在漢元帝末年間隸書之用古字如国字曾字竟字皆漢書所載之古字則此鏡文之爲漢時書明矣所謂東明王東川王皆天孫也平壤之所稱東王坊卽其舊宮址而鏡之掘處在宮址二百步則此是東明王時鏡無疑矣圓文雖無首尾吾字上似有點摽今當以吾字爲首而讀之曰吾陽陰鏡自有道東王公西国曾年益壽民宜孫子云云則文義稍通歲年似稱所謂東王公東明王也西国指沸流成川也有道用周書有道曾孫之語增年益壽祝君也民宜孫子祝民也大槩此鏡雖非貨子物其爲東明王時鏡則明矣今幾二千年古矣古矣東王騎麟馬上天而其時古器尚留人間豈非神異也神鼎之躍古劒之劘自古而然物之遭逢亦有時歟遂書顛末並記管見以俟後之博雅

擬唐江西觀察判官李泌謝除賊後召見表 丙戌課試

天其去疾方頌解拇之休吾且召君忽荷晉接之寵實
快輿論奚獨臣榮伏念老矣無能拙於有用進退無所
據初非辦世之才往來不憚煩徒積盜名之誚兵塵中
蹤跡可笑出處間事業無聞頃緣入覆之譏遂致剥膚
之咎蛾眉逢入宮之妬貝錦之盜言孔甘浮雲蔽大明
之輝脅權之亂謀斯極漢廷獨有汲黯自分禁閨之難
容大臣多短賈生羞與絳灌而同列茲膺叅佐於雄鎮
倘得曲全於餘生天語丁寧指示可生之道恩綸渙發
親奉汝往之音白首戎麾去國之孤跧千里青油談笑

望宸之危悃八年乾剛之快決勿疑聖明何畏乎巧令
邪媚之肝膽已露兆庶咸服乎放流清朝方慶於道長
泰運再見於茅拔何圖九天之薦召季布於河郡不待一
徵声之於荆州非因宰相之殊渥尚記一介之微勞
人之譽敢云衰白之生還只信聖明之在上自驚淪落
之孤蹤更覩日月之重輝襯龍光於白衣依舊孔明之
魚水開前席於丹陛恍驚長樂之宮鐘寵渥獨隆庸愚
何面遣使者四輩曾聞文祖之招賢下軺車一封足繼
漢殿之引士將何報國但有捐軀伏遇身闡洪圖手遏
亂略體堅讓於舜帝廷中之姦孽魂消法籲俊於周王

海内之英雄道泰遂令無似之殘喘亦霑不世之優恩
敢不忠當勿欺死而後已誓不負所學惟懷嫉惡之剛
腸恨無以答君益萬向日之丹悃

擬宋鄘坊判官錢郎請申戒邊臣先為不可勝之
計以觀其釁表

聖人增德而惧戎既盡惕號之道王師先計而後戰盍
講導養之敵肆陳撤桑之謨庸瀆採蕘之聽竊念兵家
之制勝要在不戰而屈人遠斥候開屯田西羌終款於
漢塞謹烽火習騎射壯虜莫近於趙邊茲皆成算之萬
全所以收績於一代欽惟手遏亂略身纘洪圖神武用

雷霆三陲之烟火自熄氓裘瞻日月一榻之鼾睡寧容
倔强遠讋乎皇威腥羶盡歸於昭化秦鑒茲夏虜之殘孽
尚守河鄯之窮巢盜名字五十年負列聖卵育之鴻澤
據封疆數千里懷天驕跋扈之雄心久逭天網之嚴誅
實是聖量之容覆北顧方軫於睿念西喪屢辱於王師
邊臣生事而圖功爭獻横行之計聖上考圖而數貢每
憤蘖芽之存願為死一灑之興師固合於問罪彼惡敢
當我也赫怒宜示於濯征然有愚臣之過憂莫如勝算
之先定易計破難兵碎是固待夷之常主待客逸當勞
實惟制勝之策況醜虜控弦躍馬捷疾如飛而官軍師

老兵疲凋瘵難敵彼既速戰以圖利豈容輕動而僨軍
峙乃糇糧塞上之金湯宜固抑爲保障晉陽之設險當
堅治兵繕甲以待時克務詰戎之具深溝高壘勿與戰
益講自治之方棄其短屈其長豈無可待之釁蓄其力
養其銳將見好謀以成邊民可恃以爲安敵虜知我之
難動趙人咸願一戰將見皷勇於軍前秦兵皆曰尚强
自應送死於城下孰不曰乃有備之道斯其謂不可勝
之形伏望法羲易除戎之謨戒熙寧驟戰之失且置此
子於度外特降鳳詔之如綸無與窮寇而爭鋒申戒虎
臣之鳴劒則關東盜無能爲也奚但逆酋之自歸天下
事不足定焉可致海宇之永妥當死而後已忠當勿欺
恨無以答君心雖愧陸贄之進奏恐不得死國事竊效
馬援之竭忠

策問

己亥秋別試策題

問書籍者載道之器也代結繩以後書籍始生於天下
其來尚矣竹簡方策廢於何時芸編黃卷始於何代八
索九丘何所取義三墳五典未知何書歷代以降右文
之主博學之士不爲又多其尊尚經籍之實可歷指而
言歟三代典籍灰盡於秦家雜燒之火天下之書幾乎

熄矣而經文出於壞壁竹書得於古冢是豈聖人預知有焚坑之禍而以壽斯道之傳耶書傳於伏生之口易演於梁丘之門其無穿鑿附會之可言耶漢惠帝始除挾書之律唐高祖首求天下遺書是何創業之初汲汲於茲事歟或集羣經於石渠或頒几經於白鹿其治亂得失之迹可得聞其詳歟著五千言記於柱下者誰歟成一家書藏之名山者誰歟青黎天祿劉向之校讐何書白首太玄揚雄之著述何苦鄴侯架插三萬軸張華家藏三十乘何若是其多歟或願一見秘書或願枕書而眠是何若是其酷好歟惟我東方文獻足徵至于聖朝書籍大備內而有弘文館外而有校書之館藏書之閣其果與東觀蘭臺同其制而儷其美歟不幸經賊以來焚燒之禍甚於秦慘博士已沒舊藏學者未見全書何以則經史簡編布滿國中而復啓家絃户誦之治耶諸生讀書嘐嘐必有能言是者願聞其說

庚子春別試策題

問辭命之有關於國家大矣設官掌之昉於何代歟三代以前亦有辭命之可言歟鄭國之爲命也才如禆諶必經三手而成者何意歟文章之盛莫過於兩漢制誥之作誰最名家山東詔下父老扶杖巴蜀檄傳遐氓感

化當時掌誥之人若何而能致此歟論唐之大家必稱
李杜韓柳而或不然制誥之選者何歟許敬宗倚馬草
詔而三軍嘆賞陸宣公奉天下制而悍卒垂涕其無優
劣之可言歟典誥十年遂致病悸而常戒諸子草詔禁
中搆思甚苦而至羙老卒者誰歟宋朝之大典冊多出
於大年子瞻其述作之盛寵擢之榮可得聞其詳歟以
涑水之道德文章累上封章辭以不能豈其真不能歟
惟我東方文材蔚興至有見稱於中国者可歷指而聞
其名歟至于我朝彬彬之盛不愧古昔而喪亂以來文
體日卑內庭之製只書葫蘆事大之文亦欠潤色何以
則文詞典雅復見華國煥爀之盛歟諸生種學績文佇
鳴國家之盛必有能言是者願聞其說

庭試策題

王若曰國之大事在祀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其猶視諸掌乎顧不重且大歟夏之五廟商之六廟周
之七廟其所以著於漢儒之論者可得聞歟作主始於
何代立尸昉於何時主取何象尸取何義王者有禘有
祫諸侯有祫無禘禘祫之制亦可言其詳歟魯禘周公
孔子不欲觀之者何故或人問禘孔子答以不知者何
意歟始立原廟之制所以廣孝思也而或嫌其太黷遺

詔勿起寢廟所以遵儉約也而或病其非禮者何歟我國祀典已經　列聖講定節文只式章章備具未知遵用何代之禮耶陵寢朔望之祭文昭懿廟之設倣於何制而皆合於禮之正歟予以寡昧叨奉宗社不幸喪亂幾乎墜失卽今　廟貌權安祀典多缺今欲漸復舊禮則物力不逮有在於專意征繕之策欲盡行裁損則恐歉於奉先追遠之誠何修而可得其中歟祭享貢案方將仍舊捧納而民生　困益滋弊端　廟庭用樂今始草創設用而舞佾不備反歸苟簡何以則可得其宜歟如欲合古宜今情文俱盡神罔時恫民罔時怨以致和氣交暢災沴不作復見祈天永命之效其道何由子大夫於俎豆之事皆嘗學焉願聞博雅之論

癸卯冬式年殿試策題

王若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安危治亂係于人事之得失人事既盡則危可轉而爲安亂可轉而爲治歷觀前古有遇可爲之時而不能有爲者又有遇不可爲之時而能有爲者可一一指言而其所以致此之由可得詳言歟試以今日之事言之斯其可爲之時歟不可爲之時歟賴　天朝之拯濟　祖宗之默佑廟社不隳疆土復全則似是可爲之時而兵興十二年賦退又六年而

尚未能有所敵爲有惡則但呼　天朝不思自強之策
嘗有士崩之勢奄奄如日將暮時之不可爲而然歟人
事有未盡而然歟若謂人事未盡則何事未盡如欲盡
其人事則何修而致歟子大夫皆將登進于左右者其
言可施之將親覧而採用之予之闕失政之疵病其各
指陳無隱

丙午秋增廣會試題

問憂者情之發而人所不能無者古人有治世之憂君
子有終身之憂治世亦憂則未治而何終身而憂則不
憂何時有溘室之憂有嫠婦之憂東郭生藿食之憂范
希文江湖之憂所憂者何事歟巷伯之憂澤畔之憂王
文正默坐之憂呂獻可病卧之憂可得聞其詳歟當今
聖明在上治具畢張其無一事之可憂歟古語曰憂在
上則治憂在下則亂又曰憂先於事事至何憂事至而
憂憂何及事今日之憂其不在於下歟亦可謂先於事
歟島夷連請信使山戎乞受職牒此可謂永絶邊釁而
無可憂之機歟外寧必有内憂抑有内憂之可言而可
一一歷陳歟諸生皆識務之俊傑願聞憂世之論

己酉冬增廣殿試策題

王若曰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曰知今我初服不謹於

始而能有終者鮮矣然而古之人君有敗度於初而克終厥德者用何道歟亦有勵精於始而不善其終者抑何故歟並可歷指而詳言之歟予以寡昧新承大命惟天惟　祖宗所以付畀予者罔不在厥初夙夜戒懼若臨淵谷初政圖治罔敢少懈而奈之何敬天之誠非不至而天變屢警勤民之念非不至而民困益甚未嘗不求賢也而賢才不登未嘗不納諫也而言路不闢治效未著國事日非豈予慎始之誠有未盡而然歟如欲維新厥命終始如一其道何由子大夫將立予之朝而匡救予不逮者其各悉陳無隱予將親覽而採用之

王若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尚風俗之污隆政化之善惡無不係焉唐虞之治卓冠千古未知所尚者何道三代之尚代各不同所尚者善則雖百世不變可也而其所以不同者何歟後之言治者必以三代爲首既不同道而猶能各臻其治者抑何道歟亦有優劣之可言歟秦尚詐力漢尚事功東京之節義晉家之清虛唐以文章宋以仁厚其無得失之可議歟我國雖海外偏邦仁賢之化曰自父師未知所尚者何道歟惟我　祖宗積德累仁治平二百年立經陳紀非不至矣而以至于

今風俗薄惡而亂臣賊子接跡士習諛靡而禮義廉恥掃地以言乎朝廷則所尚者分黨而無實協之美以言乎言路則所尚者諫俟而無謇諤之風謂之尚文則日就魯莽謂之尚武則削弱滋甚豈立國已久所尚之弊自至於此耶抑世降俗末如日將暮而莫之救耶如欲移風易俗一變至道其道何由子大夫將登進予左右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辛亥年殿試策題

王若曰崇奬道學爲治之大本道學之顯晦而治化之汚隆係焉唐虞三代不可尚已不事詩書者先祀孔子外施仁義而雅尚儒術其真有向道之誠歟息焉論道者誰親賁孔顏者誰坑儒生者何代禁僞學者何時其治道之羨惡可指而言歟我國家崇儒重道二百年于茲道學之士彬彬輩出其有倡之者而繼之者誰與誰歟聖廟祀典悉遵　中朝而焉敢杜預王弼何休或失身權奸或得罪名教　中朝皆已黜祀而我國則尚存文中子楊龜山胡安定歐文忠或倡明絶學或有功斯文　中朝皆已陞祀而我國則闕焉其故何歟此外如李延平尹和靖之賢而中朝及我國皆不從祀豈兩賢道學不及於漢唐諸儒耶至於孔聖之號中朝則稱以

至聖先師我國則稱以大成至聖文宣王何者爲是而
我國所稱則倣於何代歟周程張朱孔孟後大賢而皆
在兩廡之末咸以爲宜陞十哲之列是亦可議歟大而
學校小而書院尊崇之典亦非不至而師道久絶士無
向學之志經術不明曰就貿貿之域豈予尊尚之失其
方歟抑或有摧沮銷鑠而使之無歟如欲使儒賢爵興
道學大明其道何由子大夫皆志於道者其各悉陳

簡帖

答熊　天使　化○己酉
儐接時

一別仙軿星斗杳然悠悠望眼長在五雲間矣杖節還
都榮問休暢節屆陽生茂膺新祉恭惟驩慶乃者過江
之日伏蒙辱惠長牋並寄瓊什慰誨勤款眷愛深切千
里之情藹然可掬自惟海外鯫生何以得此於大人君
子之前每於想慕之時莊誦詠歎蘭馨玉潔之襟韻耿
耿心上萬里不隔如在謦咳之間矣古有曠世相感傾
蓋若舊昔人所云夫豈不然乃不佞之倒意傾情出於

衷曲而不能自已則豈所謂神交有素宿緣未斷而然
耶途中所寄山雨樓記文展之爛然讀之鏘然有金石
聲向來樽俎陪從之勝宛如昨日事其人如玉寤寐見
之豈特甘棠之勿翦也歟敢將刻本四幅並付皇華集
以送遠備清覽別時之語何日忘之此心馳注如水沄
沄只祝玉持金護爲世道自衛嚮風切切臨紙欲飛惶
悚不宣

別紙

淮陽詩板別錄一冊事跡詳在卷中序文伏冀鈞照以
其跡奇而事異有不容泯滅無傳者朋知間詞翰諸公
歌詠其事遂成一帖倘蒙大人彩筆一揮跋文及長句
弁之卷首則不特爲賤生千萬世家傳之寶傳之淮陽
永爲不朽盛事海上仙山與有榮矣盖小邦素多名山
而金剛山爲最一名蓬萊山老杜所謂方丈三韓外者
此其一也其一名則金剛世傳五十三軀佛金像自西
方浮海而來至于茲山今在山之楡岾寺經云一萬二
千曇無竭住在東海之金剛茲山卽一萬二千峯也山
之名以金剛以此云淮陽在金剛山之右脊鐵嶺湫池
兩嶺之間不佞平生願一見而不得辜於奉使經過之
暇得一遊賞茲山而留詩付壁特酒席間戲賦耳既漂

而還得遂爲詞場好事者談柄豈天將欲借便於此賭
得天仙綺語以侈仙山耶詩帖原本不敢遠送謄鈔一
冊以備燕寢閑覽如蒙詩若文之賜幸於別紙寫惠千
萬懇祈

附熊御史書

不佞之識足下從羈旅中傾盖一朝之合也毀倚蘭
馨款謁如舊浹旬左右贈縞之情未申但從唱和中
灑拂霏穆竊附賞音已耳漢江西湖之遊勝緣難再
而馬首西矣足下追餞我於國門之外贈別之什讀
之愴懷旋車在途而足下復書及之其念我甚慇愛
我甚篤乃不佞之願見足下甚於饑渴者之不能旦
暮待也他生之約所未敢聞不佞雖無適俗之韻鷄
肋一職未即遂五嶽之遊足下齒在强仕文武之略
鼎吕王庭獻見有行實資名宿金臺之上跂予望之
幸眠食自愛乃所欲效愚於足下者前言已悉且不
厭諄諄者國當殘破之後而西夷復挾詐鴟張新君
夙智有爲子當戎寄綢繆未雨宜周其防是亦足下
聞鷄起舞時也以托愛之深敢備他山之助惟財謬
外小詩用寄別私併祈郢正

又

便回眷厚手翰還荅勉誨勤款齋盥而讀之齒頰生芬令人感結心曲不料東海波臣乃蒙天上仙人記存至此也一別如昨日倏焉歲星周矣向來樽俎陪從之樂已成陳跡雖雲泥迥隔星斗杳然縶羽凡鱗無復有再攀之期而區區景仰之心何嘗不朝夕焉抑小邦追慕之情逾久而逾不忘是知雅量清芬能使遠人立懦廉頑豈特蒙眷顧之私者獨紆結而長懷也皇華集序文適蒙寡君之命猥有稱述而文思荒陋不足以張大盛雅真所謂小巫之神氣自沮常用愧歉辭不達意乃至下字失宜致蒙台諭不覺竦然驚服謹即依命換易是

實靈丹一點點鐵成金也七字誤印無非不佞等不察之失惶悚無已即偕西垌柳樞相啓知寡君一一刪正原來一什外添上改補九件以備清覽而曾上九件中應易之字並印付別紙以送統希台亮另懇淮陽詩帖誠願得華衮一語託以不朽以爲傳家榮耀之寶海上仙山亦應有望以故輒忘其瑣瀆而茲蒙金諾益感盛意懸望之極計日以待切祈毋金玉音以慰傾戴之誠則玄晏之賜白首何忘暑令方嚴恭祝爲世道自愛不宣

附熊御史書

憶渡江時得致數行遂深雲樹奄倏臘矣結想爲勞
倦遊輒穀坐長安邸中懸遲好音以日爲歲接來翰
勤懇萬墊惜見乎詞門下念我於新君當國勉力功
名天外故人叨承榮問至紆軫私情則非馮諼可盡
耳山雨樓記四幅皇華集十册俱領訖珠玉琳琅尾
石增愧另得淮南詩版讀之不朽勝事令入詫傳欲
作數語叙其端而屬觀事倥冗不能舉筆俟春首撰
就附表使以達也皇華集内多誤字今皆逐一改正
用浮簽書之以一本寄還乞細閱將原版更易爲妥
諸不一一

又

緬想芳徽紆軫時積得來書展對反復怳然山雨樓
中覿面時也山川不可越尺素空馳人生聚散亦何
常望風異國此情當倍黯黯耳審來使知福履爲慰
皇華集復蒙刊定十册遠惠曲荷慇懃詩版序承督
逋之惡病起强爲之不足爲門下增重聊以應命耳
附呈郢政不悉

寄熊御史 丙辰 朝天時

西郊之別于今九易寒暑矣追惟文酒陪從之樂恍然
如隔一塵感戀德義何日不思曩歲伏蒙賜復三書及

詩什序文清芬襲人字字驪珠每一盥讀此身如在玉樹傍也間者濶焉亦有年矣常於貢使之還先問明公起居恭審晉秉臺綱清猷顯重垂天之翼固已九萬下風斥鷃搶榆無由致聲手額萬里之外竊自增氣已耳不佞衰病已極不堪遠役而適因　奏顧銜命到此驅馳霜露僅存形骸長途一念耿耿左右唯以庶幾早晚更接顏色為餘生一幸仍思明公所寄重來莫證他生約之句金臺之上跂予望之之諭偶然相符豈宿緣未了天假其便耶不審明公能記存否遠人朴愚情發不知裁敢以尺牘仰候記室雖恃高明不棄舊物瀆犯臺嚴竢罪竢罪不腆土宜只伸徽悃統希台亮

附熊御史書

別來歲月幾易辱諭知已仗節入都門不勝跫然之喜然尚阻忽對也中懷悵悵何可言手教勤勤併荷多儀下逮重違嘉命敬拜楮筆數種以承雅況外茶參附壁併謝縷縷未盡容嗣佈不既

又

旅舘岑寂悄坐無悰小甲忽傳台帖拜而讀之爽然熱海中甘露灑也倘獲承顏道故此懷當復如何向者薄敬區區只恃舊眷茶爐中一草乃至見郤令人愧恧皇

華集三十六本今敢呈覽内保晩亭仰次高韻拙稿中有錯印一字恨其時未及刪正也今於原板更易以進統希留閱尽尺仙凡如隔弱水寸心倍切瞻仰別紙併乞垂亮春寒恭祝道體珍茂不宣

別紙

小邦奏請事情詳在呈文謄抄一紙伏乞台賜電覽詰命冠服原非二物從前未有只錫　詰命不許冠服之時設云小違規制外國千乘之君為親思顯陳奏至於再三則無非慕義服禮之誠當　天朝孝理之日似應曲循至情況此一事以追封則已有成化十一年例以陞封則又有成化十七年例上年則因他事順請且未查舊例故部科之議必有逕庭今則似無異論即見禮科抄送辭意明順唯在該部快行題准但科抄中唯知有見行要例而不引遠例殊似未快追封乞　恩原非常有之典外服之事固與内藩有間豈可徒守内藩近行之例而不遵　聖祖准給之成規乎竊惟老爺一言重於山岳倘念寡君罔極之情俯憐賤生陪從之舊懿為調停於禮部大堂及儀制林郎中則隕結之感如何如何老爺西還于今九年而清操雅量義聲仁聞播在東人口碑寡君亦嘗欽歎今於職等之來靠望於左

右者不淺敢此塵瀆惟高明裁察

又

曩於通官之進冒陳使事伏蒙老爺曲垂傾採俯賜金諾不啻丁寧東上君臣再蒙大君子恩庇區區銘佩晨夜攢手而已科抄明順而儀制林郎中以職在該掌猶有慎重之意昨者大堂何老爺已為許之而只令兩請題覆欽候　聖裁云此無非老爺通議調停之力感祝如何但兩請之題只候　恩旨天恩其敢必乎三度血奏萬里積誠終歸於難必之域豈不可悶部意業已許之據例題准唯在老爺一言勸成耳似聞今明當議覆云伏乞惠通於方閣老何老爺林郎中前快許准請如以准請為難題覆之辭引例歸重則事必諧矣為天下勸孝固是　聖朝錫類之化雖無舊例猶當曲循況明有成化兩年之例乎老爺之一言勸成實係公議其誰曰私一敝邦乎堀坐閑館無所因極靠戴老爺有似苦海津筏懇迫之情不得不屢瀆臺嚴惶懼竢罪謹呈草稿併塵台覽不宣

附熊御史書

旌節駐都門經時矣所不敢溷掌記者以時方有所請而朝議未定故遂巡至今昨閱部覆特欲　恩自

上裁耳知聖明德意朝夕且沛則於焉嘉客無從也
榮發當在何時不知可一把臂不薄具絲段二段聊
識緇衣之好惟涵德鑑存之馮械惘惘不多具

答熊御史

眷辱芳緘慰諭殷摯薰之以珍貺披讀拜嘉感意何可
當到此三閱月矣嚮慕之誠何嘗不朝夕左右局於事
體候拜併闕奈不得自由何使事垂完　廷議調停專
荷盛庇銘感曷已覆本未下卜未知閣票如何歸期尚
遠客懷鬱鬱令人損神倘許開閤敢不掃門少間當更
稟恭聽進退拙詩博粲求教麈置覆覥亦一榮耳不腆

土宜只伸薄敬願勿遐棄莞入至感統希台亮

又

曩者之拜倏已匝月台書諭以夢中事是矣俯仰人間
世何事非夢嚮來漢江西湖山兩樓中消得幾番夢耶
今茲一會又是夢中夢只恨春夢之苦短也不佞自前
月旬初遘疾沉綿至今猶在生死路頭藥餌難便醫問
無人唯有僮僕守泣耳三到白玉京竟遺缺隔世界咄
歎咄歎唯是山斗一念耿耿心上何令人景慕一至是
耶歸日定在旬內此別杳然各天後期唯有他生思之
不禁悒悒方擬以一書告別而無便清晨叩門忽奉辱

械無以扇頭二什盥讀百過五內如洗倏覺沉痾去體不啻執熱者之濯清風也記文恭侯續惠之命數日中切願輟勞揮灑以賁行色也賤疾若堪扶策辭朝之日當踵門拜謝而行不備

寄熊御史

遠人行止不得自由事完後辭　朝亦累被攔阻以故連誤往拜之計念此別卽千古之訣何忍不辭而遽然行乎卽日辭　朝後當自　闕門直叩館下拙詩二律只述區區下情薄薄數種土宜此是臨別獻縞之誠萬乞鑒存

附熊御史書

佳章再及誦服不能釋手雅貺仍璧上心領與拜賜均臨別把臂殊慰軫懷倒屣以俟

寄丘遊擊坦〇丙辰朝天時

一別牙纛山河邈焉悠悠之思托之夢寐途中奉手帖甚慰行旅之懷示顧崔皇華集一本奉付來使照入否二位大人今做何官記辛丑冬不佞實忝儐接之任來候灣上五箇月至壬寅仲春客裡得病三上辭本乃得遞換還途少藉承命迎慰於平壤伊時得拜左右於幕中且覩華跡詞翰私心常竊艷慕之不料十五年後重

得邂逅於江畔也前承投筆無成之諭大丈夫立功異域萬里封侯真是古人事業何必寂寂文苑也不佞局束偏邦已過半生雖叨竊虛聲名位踰涯而譬如坐井天下誰知有李生哉自咄自咄殘臘猶寒伏希對時珍茂因便附候忽忽不宣

答丘遊擊

過江時中暑濕眩薦不省事使者踵至闕焉無一言相報今晚痛少定益瞿然自失風雨狄江之夕專使授飧盛意不敢虛辱薄物只申微敬禮也敢言報乎未蒙領誠愧恐至於委官所收卽通官輩自中事也亦至見却大君子盛意渠輩雖極感攢在不佞等豈敢安於心乎茲敢更塵下執事乞量存馬市事貴咨在不佞去國後未諳首末還朝當稟復姑不備

又

東旋之後秋月已三彎矣緬憶芳徽紆軫時積忽因驛使續承前後寄書忙手開緘宛接清範依然江上對酒時也況叙稿高文題樓健筆一時併至俱是望外銀鉤眩目牙頰生芬昕夕展玩永為鎮世之寶何啻入懷驪珠也拙稿不足傳早晚倘遂剖劂當弁高文托之不朽玄晏之賜沒存不忘江市事不佞之未還朝也　寡君

因諸臣議覆已有回咨今以諭意更議于朝則咸以為
頃年本國既咨報撫院而罷之今若無上司另為指揮
則似難容易擅開回咨之意不過如此云惟高明財察
換參事其時即馳啓　寡君已付該官派送中外而只
緣採造差早商販未廣稍俟月晦從值貿換收完送納
毋悞云幸少遲之不佞素多病嚴寒苦熱去來積傷自
遼路得疾幾殊過江之際不食一粒已過十晝夜撼頓
暑雨危證百出離灣上四十日始達于京至今起動須
人縷命斷續跡未請朝堂昏不省公務勢當乞骸田間
以延殘日久稽回帖亦坐此耳幸有以恕之也相別十
六年邂逅江岸一宵話實是天借勝緣而聚散如夢後
期杳然況殘生朝夕人耳來書所謂人生幾何此別千
古之語讀之令人釀淚損貶多儀及兩掾近刻拜嘉珎
感曾屬八憶詩謾成短跋以寓景仰病眩中强為之有
似春困囈語附驥則幸覆醢亦榮數種薄具統希莞入

附丘遊擊序稿

月沙夙慧幼號神童弱冠有成人之譽五十而拜相
志遂道行功著名顯東國如月沙者能幾何人丁巳
之春奉國王奏疏趨燕京爲王母妃乞冠服道出鎮
江追惟疇昔周旋於今十有六年矣舉酒相屬歡然

道故不勝舊游之感凡留京師者六閱月天子仁孝
賡錫類之仁黜廷臣之議破例逾格殊禮特頒赫赫
王章寵服有輝亦何榮也秋七月還至江上先報予
曰奉使乞恩幸不辱命得繳殊典以報寡君惟是行
役有懷輒托鉛槧今且成帙矣吾將就正焉丘子曰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人之能無之者指
不可多屈夫孝者德之首也月沙以臣子而全君父
之孝德孰大焉恩典有例施錫有制非常之恩代不
多見月沙之六閱月何必減申包胥之七日乎功孰
偉焉風雲月露莫或蓋其變也泉石苑鳥莫或蔵其

情也經史佐其發揮典雅自為機軸膾炙人口成一
家言孰羨焉月沙是役也無此三善誠生人之極
至而月沙謙謙愈下略不自居此其所以為月沙歟
吾於是知其品矣知其才矣知其相業矣懼覽斯集
者悅春華之麗藻而遺根本之忠孝故特揭而出之
使者索報信筆草復不知此數語也遂可作茲集之
叙否

又

不佞自前秋遼路病旋之後轉至沉痼不出戶已經年
矣雖聞閭下仄滿當遷而病憒斷絶人事不敢以尺書

申起居茲蒙眷厚手翰記存告別千里之情謁然可掬
感荷高義六載江上波及多矣今焉移節適會奴賊內
犯傍徨之日弊邦死復有虎豹在山之倚曷勝缺然第
審陞贊元戎籌畫東事弊邦山川尚在度內庶蒙終始
之惠區區益深瞻戴蒙索拙稿本非不朽事業如伏蚓
一鳴止於枯壤誠不足以揩諸中華茲末及灾木不得
仰呈屢違勤教竦歉疆土有限後期杳然音墨亦難繼
緬憶舊遊令人黯黯盛儀拜嘉珍感土宜薄略只表微
悃統希崇亮

寄葉署丞 庚申 世賢 朝天時

向聞汪學士求見拙稿不佞敢隱乎不佞家世受書四
代祖某三魁禮闈大鳴東國世聯簪組文獻足徵人稱
三壯元家不佞雖甚無似亦粗習古人糟粕自結髮屬
文摛辭于今白種種矣早竊科第蓋嘗六典宗伯再秉
文柄在館閣三十年應製諸文積有卷軸詩亦幾千篇
矣然皆鄙俚荒僻何敢望作者之藩籬比如棲蟬伏蚓
聲止於枯壤豈可遽爾灾木以起千載雌黃以故所有
詩文草本束之高閣都不帶來千金敝帚秖足自哂茲
因盛教只抄朝天紀行詩并前行若干首通有百十篇
奉呈左右覆瓿亦榮矣仍念 聖朝文章之盛愛掩前

古近世如李空同何大復李滄溟王鳳洲諸公高步騷
壇迭主齊盟蓋詩出大曆以上文則駸駸乎兩京矣伏
聞春坊大學士柱河汪老先生文章筆法擅天下聲下
邦之人無由一望見道德光輝之盛而私心艷慕之久
矣今因足下願得數十字銀鉤以表先人墓石前面竊
聞已蒙金諾大君子忠信愛人之德至矣幽明榮感歿
存啣結紀行一編只是沿途觸物排悶信筆之作俱非
本色語誠不足以免法眼而自惟不佞官位已極年迫
六十一朝盡然同腐草木則天下誰知有李生者今者
白首觀周重覩斯文濟濟之美聽於下風竊自增氣敢

纂子長執鞭之義思得顏淵附驥之榮今以下里之音
就正於大雅足下倘以是獻之老先生清燕之暇一賜
流覽或蒙弁之卷首以為不朽盛事或蒙一言斤教以
為千古華袞則風流文彩將見日月海隅而玄晏之賜
入地不忘足下幸為遠人重致意焉

又

蒙示柱河汪老爺序篇盥手莊讀驚感靡寧定清廟之音
一唱三嘆第獎飾逾涯非薄劣所敢任羈旅之色斗覺
寢寒念此老先生職親地禁朝夕左右東閣迎賢應無
吐哺之暇內翰演綸想多攬衣之忙而乃不憚揮灑之

勞以為遠人榮重大君子度量光輝之盛至於此也昔任彥升不惜齒牙餘芬獎引後進韓昌黎題長吉壁欲令驟得名操觚之士至今以為美談前哲愛才重文之意自古而然乃不佞以螢爝之微覆燾日月之華可謂千載奇逢非足下為人謀忠何以致此容另謝外先布區區

謝寄汪諭德　輝

葉署丞傳致墓字及序文指頰而玩盥手而讀玉樹銀鉤溢於几案松風海濤生於牙頰榮耀泉塗貢飾糞土死者不朽生者足死幽明何結感淚自迸拙詩小稿只是途間率意之作僭父俚語誠不足以溷高明而勾之不辭獻笑者要得宗匠一加鑪錘耳乃蒙獎引逾分謬劣何所藏面仙凡迥隔無由一奉顏色惟是夜夜孤館仰見紫微垣台躔環帝座而已既未能九叩堂下以申謝悃敢以咫尺之書略布區區亦唐突耳主臣主臣

答陳相公　昌言○福州人能詩善畫今為外孫師傳云閩余之來委訪王河館中

一尊傾盡肝膽相照乍違清範令人悵然如失況關河長別阻以萬重雲山則當作何如懷也古人云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正為吾儕今日道也惠蘭竹滿腔秋意清詩健筆俱協三絕涪翁謂蘇老筆似出

林烏翼詩如落澗泉聲豈謂是耶敬服敬服香帕具領
雅貺感感長句强步高韻有似盲人倚杖而行能不為
具眼者一笑耶經年作客行索如洗無物將敬兩色苧
布二把粧刀薄略至此顏厚如甲昨日拜受 皇勅連
有冗撓令始仰覆想有以恕之行期雖未的定計不出
數日尚冀一別姑希清亮不宣

答王相公 孫簪○保定人以世家名閥中己未舉人與梁昌言為友到來訪我於王河館

昨蒙辱顧獲成尊酒論文之勝至今清芬襲體爽然如
甘露灑也仍別令人悵然如失況東韓萬里後會難期
耶詩箑三復珍誦袖裏清風王人長在堂上詩冊香封
具領雅意試錄恭審青箱赫葉益覩 中朝文物之盛
三色苧布兩把粧刀同表謝意薄略為愧昨拜 恩勅
使事已完今蒙討賊之諭斗膽益激河梁折柳倘踐前
約可成千古之別統希盛亮

答馬都司 駿○壬戌僊接時

記癸巳之春不佞以春坊官講學於經略桐江宋公幕
中與石樓吳公傾盖於戎馬之間動人風誼尚森然眼
中屬聞建節鎮江而封疆有限良覿無因只憑華札用
抒紓軫蒙屬表揚先烈粗有拙語亦幾二十年所矣其
人如玉何日忘之不意茲者迺逢酷似日昨邂逅因不

侯病昏未及問石樓公朝承眷翰不覺悵然不審石樓公今在何地容一奉討肅楮不宣

又

比苦冗撓闕奉候多日第忙贍遑手誨殷摯感佩不侯每覩台臺竿牘及公移文字未嘗不三復歎賞方信名家文彩果協宅相之寄竊名文苑者足以愧死不侯薄技鉛槧未能投筆雖童習白紛只是鹵莽譬如棲蟬一鳴止於短林烏足示人向年奉使朝 天汪學士求見拙集行中不曾帶全稿但以途中紀行詩百餘篇録上蒙汪爺作序榮褒遂致館官灾木得數本而來日昨潔老爺俯索詩集乃以此應命非不知露醜之為可愧而要得一篇序文以侈玄晏之賜大人若欲塵覧家裏雖無餘本當求得呈似對使忽忽肅復不宣

附馬都司書

尊體安否私切念之或長途勞頓乎或輕寒輕煖少加檢點乎天相吉人略爾珍攝便當勿藥喜矣臺下遺詩表節今幾二十年得無忘之耶先母舅石棲吳公諱宗道遊貴國最久見知貴國最深先外母則吳公母也先母是其女兄也德馨李公根壽尹公愛母舅故重其母於姊交章表揚而臺下之佳章居其首

臺下可忘而不侫感不能忘也感而恨無以報也向
年德馨李公為貴國大王請封入京首輔金廷朱公
之揭無門可投不侫見而代為投之朱公不侫姻婭
也盡暴其情朱公一力主張得如所請則李公之情
不侫以得報於萬一獨臺下之厚情至今未及少酬
耳主臣可知矣不盡之情統惟面鑒不一

又

向年先外母暨先母荷貴國諸大老遺詩表揚苦節
死且不朽至今十襲藏之以為世珍也内有臺下佳
章二首尤更古雅凡見者皆謂臺下是太白後身不
侫恨不能一望芝眉少申謝忱以慰夙願今幸得登
龍門雖萬户侯封勿烈於斯而生平之志足矣昨晉
拜欲虎首道謝不意尊體違和未及聲譚然相見有
日則積悃或可少申也俟之俟之

答梁監軍之垣

暴辭清川厚以勝餞此是千古河梁馬首東來秋月三
殼回思秉燭把盃時恍然如隔前生悠悠之思托之夢
寐便中忽奉長牋暨手教盛意諄然莊讀百迴山河不
隔此身如在樽俎間也不侫素善病添之衰朽蹇鈍屢
月陪從恒以不勝任為懼乃蒙臺下曲垂慰眷不惟恕

其不逮又至憐其病而欲全安之臺下軫念之勤實出
肺腑感銘當如何回到松都又感風寒宿痾仍劇至今
委身床席縷命斷續扶持入國門得免道上之鬼皆臺
下賜也蒙索拙詩文全稿生世久矣雖粗有應俗文字
鄙俚荒陋初非可以示人何敢擬於作者自享救帚半
生篇什都付篋笥蠹魚為一故紙耳雖欲淨寫奉獻力
所未及以此屢承勤教而不得仰副慙感之私幸有以
恕之惟將曾賜序文朝夕諷誦字字瑤鐫華飾在首醜
顏增愧玄晏一言足以不朽何待千載子雲感荷感荷
宣諭録已蒙遠惠每一披讀如承謦咳於對床論兵之

日清篇佳什一一珍収隋珠荆玉終必家抱而人握矣
蘭雪齋詩果有之云而家不曾貯聞板本在遠郡從當
印來以俟後便二船卽已啓知飛諭朴觀察另擇堅完
大艘俾速聽用想已回迫江滸矣承有歸意已極悵然
繼聞衮舄西還有期果爾則小邦孤危益無所恃不但
陪隨舊人獨紆結而長懷也書中寒鴉落葉之喻寫出
情境讀之使人釀淚人生聚散乃如比比別各天後會
何時仙槎一泛瑶渚杳然千里音徽只憑魚鴈從此心
旌日搖搖於海岱間矣四種珍貺登嘉拜感不腆菲敬
莞入至感臨楮曷勝瞻注

附梁監軍書

日來飽飫德芬益収不言之喻何啻一部道德經之見授乎自松枝之東轉致紫氣之久違傾注仙標夢魂每逐馬首烟霞而元老馳驅於流金烈日中是誰之為不佞補天無計決意告歸入冬風動南舩板薄用是有買舟之咨惟門下左右之俾博望能得堅槎即還卧林丘長長帶斗牛間氣色矣諸不具悉

又

言別倏幾時矣馬都司咨稿得閱下先示因以刪定潤色感可知已大集全斑許我窺見蔚文否若朝天錄之乞請多多益善也　宣諭錄往復咨揭即可為皇華集一本拙詠如入集恐續貂為累門下愛我幸為覆瑕諸不贅

又

日者使回奉一書仰覆華問旋聞仙槎已杳然牛斗間矣引領跂足不可攀及每見金天落日片雲西飛悠悠此心長與望眼俱往抱病經秋紆軫時積遂書忽墮恍如夢寐信乎精神相感山海不隔傾慰傾慰示喻佳稿酬唱已盡編次今當俟命入梓殘膏剩馥沾丐多矣時一展玩令人神王惟恐讀之易盡白璧無玷他山何助

簡寄漢江舡遊圖姜曰廣王夢尹兩天使丙寅儐接時

人生聚散固當付之常數而此別最難為懷回思弘濟橋邊便是千古河梁悒悒之情至今結在心曲豈衰人易感而然數傾都父老擁路攀呼可見清芬之入人也深豈但陪從門館之人獨紆彰而長思也別後溽暑敲煩不審途間體履珍順否仍念漢江咨滯之勝迹敢倩龍眠模寫一幅仰備清玩倘於燕閑時時一覽一尊談笑萬里不隔此身長在春風座上也幸留惠一語以貢湖山則益為傳家榮輝之寶更感更感肅楮不宣

刪潤之教不敢當不敢當眷辱佳儀拜稽珍感薄有回敬千里一毛何能稱情愧悚愧悚悵天上仙曹海外鯫生一朝傾蓋半歲陪從茲非宿緣耶雨散星離忽焉陳迹再會之期惟有他生臨書罔罔主臣不宣

附梁監軍書

昨以一函致候音去使未返即聞挨回之朝議忽忽返棹不勝離思之苦專官致謝恭薦蘋蘩之羞伏惟鑑納從此海天一碧望眼徒穿惟有夢遊相親耳不佞於文章原未學日來酬應俚語見大方倘必宥木幸刪潤之為我藏瑕則君子之愛人以德也書發可

附妾　天使書

孝恭有言陸賈皇華定知交於南越豈不以氣誼所結天涯比隣哉足下東國望門詞壇名宿不佞雖迹曠風雲然情延芝蕙比來獲奉披覿亭　心平生加以盛德多情惓惓款備萬至於臨別贈章愛寺尋常言深悲切金石可銷此誼難泯矣所竊附者傾蓋之知所長恨者交臂之失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惟咏秦風終焉永矣嘆前者卒卒有作不盡歡懷政凝效隘桑之賦少罄緇衣之誠而穆如佳咏颯遝來知情深難別故自同之耳病中戀念不覺霍然陳琳之檄可俞頭風杜甫之詩能驅瘧鬼豈不信哉展漢江遊圖又覺蘭亭一會儼然未散凡此皆風流之豪舉千秋之美談也風雅場中自得足下真不寂寞矣伏枕遂歌總成囈語和咸池以下里酬明月以砥砆要益彰來教之美耳昔張騫持節大宛得蒲萄而歸至今中原盛傳其事不佞今得珠璣滿囊豈不為勝乎　耶輞軒所過歡呼塞道此自貴國尊重朝廷乃爾　引穠深祇增慙恧實無遠德歌舞謂何不虞之譽有度不處足下知我當不以斯言為外飾也令郎道文獲挹清光意度宏深當復大受是父是子信為不虛不佞蒲柳

衰質不耐劇病餘息奄奄僅自支護惠問遠尋益訒篤愛嗚呼月沙足下弘濟一別相見何期良時在茲昷之而已外小律寄議政諸丈見意希轉致之

附王　天使書

相晤未幾別緒忽驚心非木石能忘惆悵惟是王事關情驪駒夙駕河橋一分遂成千古雖然聚散緣也久鼙鼓也緣不能限數不能局者情也向來日少而情多亦願此後跡遠而情親耳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安在同堂哉惟門下勉之江遊圖見寄知門下乃世之有心人勉作小記幸次諸名作于其上匆不多及

答姜　天使

河橋別後悵然如失搖搖此心長逐行旌便回眷辱長牋暨瓊什披讀爽然若苦海中甘露灑也敬服敬服即想仙槎將泛星漢咫尺垂天之翼九萬下風從此斥鷃枋榆無路仰攀惟思手額萬里之外佇聞中國相司馬耳紀行小稿只是沿途信筆傖父俚語適足獻笑從者誤徹清覽乃蒙高文奬借逾分謬劣可知也藏之巾笥以為鎮家之寶耳江遊作圖只記勝迹父老口碑要贊盛德皆出於攀慕咏嘆之至情亦兩大人過存之餘澤也暑令方嚴恭祝對時珍護忩冗不盡懷臨楮悒悒

答王　天使

乍違清範結想為勞驛使之還寵賜手教啟緘讀之忽覺沉痾去體不啻執熱者之濯清風也江圖記文字字瓊瑤不朽勝事令人侈傳千秋赤壁倡和時指點宛然真遊不散何由作夢中道士耳想嚴程已戒風帆將掛海波如錦千里一瞬從此仙凡永隔雲路渺然弱羽沉鱗無復再會之期思之惘然來帖迹遠情親之喻足見四海皆兄弟之厚誼惟當銘之心曲永以為好耳溽暑正苦恭祝道體清裁臨書神往不盡所懷不宣

簡寄皇華集姜王兩　天使

憶別霅橋頭之別至今心折魂銷旋車在途而屢摩斋存區區之意猶以芳徽不絕稍慰瞻佇繼聞仙槎餘緒此心又折矣又聞已登萊岸矣即想已返　天庭矣從此風流日遠無可攀及其人如玉托之夢寐徒見金臺落日片雲西飛悠悠望眼長在斗牛間矣白水文酒陪從真是此生難再之榮江舟迨月之遊交、秉燭之歡恍然如隔一塵興言疇昔結想為勞唯是篇章在案一憶一展讀紙為毛而手亦胝矣抑不佞之於閣下特傾盖一朝之合且有仙凡截然之分而不佞之

傾情倒意薰德醉義至於此是必多生宿緣之感夫豈
强而為哉書中所謂氣誼所結天涯比隣者誠達論也
皇華集編作三册奉呈十件此特兩先生觸物寓興觀
風採俗之作其唾咳唫之珠璣散落於東韓者不過滄海
之一滴而片言隻字皆是大雅之遺音不俟等猥蒙提
誨濫有攀和扣而後鳴實不成聲而聊遵故事輒皆編
入此何異棲蟬伏蚓之鳴並奏於清廟朱絃也榮耀雖
多愧悚何顏忍於趑行粧印考校未免粗率尤用悚
序文承　寡君命未敢以荒拙辭誠不足以揄揚盛美
得無為具眼者雌黃耶長律六十韻非故有意訓唱只

述攀慕之情以續不盡之離情倘賜留覽覆瓿亦榮秋
候下褰伏想台體對時清穆仍祝為世道崇深益膺
隆眷輔翰洪猷陶鑄大和天外故人仰承華問臨書神
遑曷勝瞻注不宣

附姜　天使書

不佞客秋浮海而歸每見孤鶴橫空清唳振籟未嘗
不憶足下也一入春明朝紳相晤便問東方有人乎
則不佞對曰有李月沙者是所謂理物之至德清選
之高望矣而夙欽風聞者亦自不乏佳詩在案取而
示之相與一番傳誦聊當一番對晤耳良書遠來故

人情厚雖在萬里悅若面談懷光儀而夢想何極移
歲序而感歎滋深矣皇華集冠以鴻筆琅琅乎華國
也哉第稱許溢情刻畫無塩矣母亦取諸璧浮圖之
義耶抑所謂舜玉無位出自驕貴者也不佞叅太妃
文似當補入夫奉使之事遭吉則賀凶則弔禮也過
而存之庶后之使東國者得以覽觀焉不佞蒲柳衰
質乞身念切自茲以往即恐音問亦復渺然矣言之
於悒臨書東望不盡依依